

真理警世



M6
B976.1
812

眞理警告世

山西太原天主總堂印書館活版

天主降生壹千八百八十八年

主教艾額略准印
教鳳亞加比多重印



司鐸

田文都合編
趙毓謙較閱

眞理警世序

且夫理道貴眞。昔人論之詳矣。蓋眞者。無僞無妄之謂也。於理有一言之或虛。則失眞而爲僞矣。始終本末咸孚。謂之眞。於理有一毫之弗孚。即反眞而爲妄矣。今天下左道遍行。教門百出。著書立說。各矜其長。攷其書。類多穿鑿。究其理。更多虛僞。間有警人淑世等語。亦缺畧而不全。不可謂之眞也。至於儒門。雖有

正心誠意之學。而於昭事之典。沒後之報。未免闕如。惟我聖教。創自乾元。垂自太始。作述燦著。皆本眞傳。雖至徵卷。小本亦莫不覺世淑人。如聖教理證。俗言警教二卷。辭旣質直。而無僞。理更眞誠。而無妄。觀其崇正黜邪。析疑辨難。引人認識天主。生前克盡大孝。死後得享常生。眞警世之大道。救世之眞理也。慨夫二書出自他省。購閱維艱。且文辭稍異。

而理原大同。無須並覽。是以不揣固陋。聊爲減增。合二書而集爲一卷。名之曰眞理警世。付之手氏。廣爲流傳。使家喻而戶曉。協透眞原。企歸正而棄邪。欽崇眞主。則予之奢望。莫大於斯矣。

光緒十四年歲次戊子仲冬月之下浣
古陶司鐸田文都謹序



眞理警世目錄

論天主是誰

見第一張

論天無知覺靈明

見第二張

論地無知覺靈明

見第三張

論孔子不明言天主並非無天主

見第五張

論眼見不足眞証

見第五張

西士來中國原爲正經大事

見第七張

孝不孝不在有後無後

見第九張

天主教與別教不同說

見第十一張

天主教與耶穌教不同有五

見第十二張

聖教從宗徒傳下來的

見第十五張

必遵教皇之命乃爲真天主教

見第十六張

論見天主不以在肉目全以在心目

見第十八張

論人之日用糧是天主的

見第二十三張

論恭敬天主之實禮

見第二十五張

論祭獻奉事天主人的本分不爲僭分

見第二十七張

論天地萬物爲天主所造不是偶然而成

見第二十九張

論太極不是天主

見第三十張

論天主無所從生

見第三十一張

論天地不能生人物

見第三十三張

論死物不能生活物

見第三十四張

論道不能生萬物

見第三十五張

論天主親與人人說話於理不可

見第三十八張

論人不敬天主並無好心

見第三十八張

不恭敬天主難逃天主之罰

見第三十九張

論真賞罰不全在生前

見第四十張

論流芳遺臭不算賞罰

見第四十一張

天堂地獄乃爲真賞罰

見第四十二張

天堂地獄之實據與佛不同

見第四十二張

生前之道當盡死後之道更當究

見第四十四張

孔子不能生知安行盡知

見第四十四張

遵天主誠命纔算守理

見第四十五張

人身有死靈魂沒有死

見第四十六張

四行五行之分別

見第四十八張

論氣非靈魂

見第四十九張

論靈魂之說

見第五十張

托生之說不足勸善反足助惡

見第五十一張

托生之說萬不可信

見第五十三張

論不因偶然信爲實有

見第五十四張

論靈魂不能受殺

見第五十五張

敬真神不宜敬假神

見第五十六張

論真神假神之來歷

見第五十七張

論不滅假神之益

見第五十九張

論天主愛世人不偏

見第六十一張

論皇上不能封神

見第六十三張

論關公不能爲神

見第六十五張

論孔子不禁止言人過

見第六十六張

論世俗祭禮之妄

見第六十七張

不當敬死人如神

見第七十一張

不拜死亡

見第七十二張

殯葬父母之正論

見第七十三張

論葬父母不用非分之禮

見第七十四張

論不當敬屍

見第七十六張

論富貴人奉教之難

見第七十八張

論善不善不在人多人少

見八十張

論從義不從衆

見第八十一張

孔子亦望天主之教

見第八十一張

從義不宜畏難

見第八十二張

天主正道人人能走

見第八十四張

奉教爲成全自己不看別人

見第八十四張

論佛爲異端

見第八十五張

論中國佛之來歷

見第八十七張

論佛愈多愈妄

見第八十八張

論佛妄言獨尊之罪

見第八十九張

論教真不真道理正不正不在中國外國

見第九十張

論儒教道理不全

見第九十一張

論聖人之真偽

見第九十三張

人有人的本分不宜如禽獸胡鬧

見第九十四張

道不同不相爲謀的正解

見第九十五張

孔子與人神鬼處分不清

見第九十六張

玉皇是死人不是天主

見第九十七張

論燒紙之妄

見第九十八張

論演戲之謬

見第一百一張

論風水之妄

見第一百三張

論擇日之妄

見第一百五張

論算命之妄

見第一百五張

論相面之妄

見第一百七張

論占卦求籤測字之妄

見第一百八張

論神祇菩薩

見第一百十張

論老君老聃

見第一百十一張

論觀音

見第一百十二張

論真武

見第一百十五張

論天妃或天后

見第一百十六張

論城隍

見第一百十七張

論蕭公

見第一百十八張

論晏公

見第一百十九張

論許真君

見第一百十九張

論財神

見第一百二十一張

論社稷	見第一百二十二張
論閻王	見第一百二十三張
論家堂之謬	見第一百二十五張
論竈君之妄	見第一百二十六張
論張天師	見第一百二十七張
論神仙	見第一百二十九張
論長齋或密蜜教	見第一百三十張
論齋禁肉食不禁鷄鴨蛋及水族等物	見第一百三十二張
論聖教何故不許娶妾	見第一百三十三張
論外教人雖行善不能得天堂真福	見第一百三六張
論奉教不可遲緩	見第一百三十七張

論天主教非西洋教

見第一百三九張

論天主是誰

曰不知天主是誰。何能敬之。

曰天主非他是天地神人萬物之根源。神人萬物皆是天主所造。稱曰天主。非其名也。乃吾人尊之詞也。試觀萬物之中。惟天爲大。諸字之間。惟主爲尊。故稱之曰天主。又萬物皆在天內。所包稱曰天主。可知天內所包者。無非天主主之。試看天地間。物各有主。如家有家主。縣有縣主。國有國主。天地萬物。豈無主乎。人生以來。本性中。即有認主之能。推知天地間。必有神明主管。後因諸邪說橫起。淫祀群興。因而背棄生養保存之大父。反拜仇魔。今說明天地真主。萬有根源。引人返本復原。歸向天主。以免錯誤。所以稱天主者。理當然耳。

論天無知覺靈明

問曰天就是萬物之主宰豈另有天主乎。

答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其爲物不貳是天地亦物之大者耳。旣是一物。物自有造之者。即造物之主也。蓋天地本是一物。無靈覺。今証天地無靈約舉五端。一。凡有形之活物。必需有形之飲食。死物不需飲食而不滅。今天地未嘗飲食而不滅。可見是死物。二。凡有形之活物。必從小而漸長。漸大。死物無漸長。今天地自開闢以來。未聞其漸長。可見是死的。三。凡有形之活物。運動必有所爲。事畢而已。不常運動。今天一日一週。仍復昨日原所。數千年之久而運動不已。有定其然而使之然者。可知是死的。四。凡活物運動必有乏困。鳥不能常

飛獸不能常走。人不能常行。而必安歇。者何。活物知乏困。死物不知乏困。而聽人使用也。譬如磨子。水車。轉燈時辰表。自鳴鐘。皆不知乏困。人用之則行。而不知止。今天之運動。正猶是也。可見是死物。五以天文証之。今年要知明年節氣。算得絲毫不錯。要算十年。皆如一年之不錯。天之運動。日月交蝕。算得尺寸又不錯。天若是活物。焉能算他後來運動。一一不爽乎。如果不信。請一能算之人。試其能算我後來行走步位。來往時候。否必不能耳。小小之人。尙不能算。何況天之大小乎。可知天係死物也。

論地無知覺靈明

問曰。地載萬物。而滋生不已。豈亦言死乎。

密曰天清地濁。天。上。地。下。天既爲死物。地愈不可言活物。地爲死物。其証亦有數端。一。地無所需而不滅。可見是死物。二。從來未聞地有漸長。可見是死物。三。污穢齷齪。人畜踐踏而地不知避。若是活物。何能如此。可知是死物的。四。靈覺之物。必知疼痛。地若是靈物。則人不敢穿井耕犁。可見實非靈物。蓋地之生長萬物。由日月之光照。雨露之潤澤。可見長養萬物。不止地之能也。如土藏於密室。不受日之照。雨之潤。獨寒鬱結。而物必不能生。故造物主用天地日月星辰。風雲露雨。陰陽之氣。而成萬物。如工人用器具材料。而做成物。今不感造物主之恩。而反謝器具材料。真愚之甚者也。恰似爲子者。不孝其父母。而敬其房屋。豈可乎。

論孔子不明言天主並非無天主

圖曰天有主宰。孔子何不言之。

圖曰孔子之言渾然。其意未嘗無主宰在焉。所以解經言者。其渾言主宰不在一處。又五經四書。解說主宰之言。頻頻不少。即就孔子言之。孔子云。五十而知天命。天命。非天主主宰之命。而誰之命乎。又云。畏天命。則知孔子雖言天命。而不言天主。而天主。即在天命渾然之中。其意已寓乎其間矣。孟子云。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請問帝非天主之主宰乎。毛詩云。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解之者曰。帝者。天主之主宰也。觀此數端。可知孔子與經使。何嘗不言主宰。

論眼見不足真証

圃曰。眼見是真。耳聽是假。今日天有主宰。目未見。豈可信乎。

審曰。子未見父母生己。而必信之。何也。知無父母。不能有己。所以信之無疑。今天主是靈魂肉身之大父母。若無神形之大父母。何能有神形哉。今人兼有神形而不信神形所自出之天主。猶子有父母而不信有生身之父母。豈通論乎。又十代以上的先祖。而子孫雖未嘗見。然必信有先祖。而始能有後代。假如不信有天主。與子孫不信有先祖。同又上古堯舜事迹。人雖未見。因經書世世相傳。無有不信者。天主聖教經書歷代相傳。如不信有天主。與不信有堯舜。同誰不笑其愚哉。又世人不會見國王者甚多。皆信有國王。何以信之。因王法律條。設立官員。據此而信之。天主是吾人之大君。定正理。良

心與人操生死賞罰之權。令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使日月光照。歲序四時不錯。鳥獸草木常生常死。不缺不斷。物類強食弱而何弱。多強少。此非造物主限之。而何能如此哉。又雷之震响也。風之吹動也。雲之蔽天。雨之潤地。若無天地之大君。誰能爲之。夫不信國主者。人笑其狂。不信有至尊無對之天主。不亦狂乎。

西士來中華原爲正經大事

問曰。西洋人來至中華。恐懷別意。而誑我中國人。豈可信乎。

答曰。辨之弗明。弗措也。教宗使西士來中華。並無別意。更不爲誑人。約舉數端。一以路遠証之。凡人無事。不遊百里。况千里萬里乎。遊萬里者。必是第一件大事。未必爲謊言。而肯走萬

里之遙。當海路未通之時。陸地艱澁之際。別項西洋人。辭苦避險不來。而傳教士。梯山航海。九死一生。捨故土。至中華。學言語。換水土。遭疾病。勞心力。其苦不可勝言。能捨命而作誑言乎。若說傳教士有不忠之心。此又妄言。曾聞伊等爲中國輸入科學。改造曆法。上治國家。下益民生。引人事主爲善。遠魔避惡。大有益於世人。豈有如許之功。而爲不忠之人哉。又先來者死。後來者老。若有不忠之心。而懷別意。此時不謀。尙待何時。議不忠者。必是妄言。再証傳教士無誑。凡人說誑者。必有說誑之因。或爲哄人之財貨。或哄人之力量。或爲戲耍而劉白話。或爲淫樂而作虛故。以上數端。皆說誑之因也。傳教士來中國。有此因乎。若爲哄人財貨。乃自備盤費。並不商

賈取利。不問中國人要錢。非哄人之財貨也。若爲哄人力量。而傳教士不用人效勞。非哄人之力量也。爲得前程而作虛言。伊等不做官。非哄人也。若爲戲耍而瀏白話。豈有數萬里來。性命不顧。作戲耍之理乎。爲淫樂而作虛故。傳教士皆矢志童貞。若爲哄人淫誠。必寬而不嚴禁。何禁之嚴而不寬乎。凡不正之人。必寬己不正之路。萬不肯阻塞自己之事。此一定之理。今傳教士既嚴禁而深斥之。可知必無此妄言之事。可見傳教士來至中國。必定真實可信。而何必疑惑實言。而信虛語。智者不爲也。

孝不孝不在有後無後

○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傳教之士。不婚不宦。矢志童身。不絕

後乎。不孝之罪何辭哉。

答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是孟子護舜之言。其寔孝不孝。不在有後無後。古來多有。大德之士。而無後者。試歷舉之。如秦伯仲雍。採藥於南方。伯夷。叔齊。餓死於首陽。此四人。皆慕仁義。甘絕後嗣者也。而孔子稱之爲至德。嘉之爲賢人。未聞責其不孝也。傳教之士。矢志童貞。不顧其後。抱天主眞道。敷教萬方。盡其性以盡人性。子乃責其不孝乎。又文官武將。奉王差命。遨遊遠方。顧不得妻兒。老小有王命在也。傳教之士。來中國。順天主命也。非童貞之士。難以遠遊天下。若有妻子之累。而何能遠布聖教乎。若無童貞傳教之士。從古敷教遐方。我等何能坐而聞道。又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有德而顯。親揚

名者爲大孝。今傳教之士終身爲己爲人祭獻天主。不當齋明以潔其心志。絕婚以潔身體。乎禮記云。致齋三日。散齋七日。蓋言有一時之祭。當有一時之潔。傳教者有終身之祭。當有終身之潔。況傳教之士承行天地大君大父之命。乃所謂大忠大孝也。又忠臣爲國盡忠。國家必加恩與其父母。今傳教之士爲天主盡忠。天主之恩必加之父母。我中國之風旌表節烈賢士爲國家所尙者。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今有好德過於好色之人。何不讚其賢德之士。難能之人。天神之類。而反斥爲不孝。可乎。

天主教與別教不同說

圖曰。通商之處。西洋人有爲官者。有爲商者。更有新傳教者。其

教爲何教，與天主教有分別否？

答曰：西洋人自道光二十四年通商之後，多來中華，有爲官買易者，有來傳教者，其別項邪教，與天主教，天懸地隔，無庸分辨，惟有新傳上帝耶穌二教，似是而實非，不知者，最難分別，遂疑爲天主之別名，蓋聽其講論，閱其書籍，似與天主教相仿，卻不知與天主教真理大相逕庭矣，其背逆真理之處，難以備述，姑舉實據五條，以証吾教所有，而彼教所無也。

天主教與耶穌不同有五

問曰：實據五條，謂何？

答曰：一，是至一，一，是至聖，一，是至公，一，是從宗徒等傳下來的，一，是遵服羅瑪教皇之命，其餘似是而非者，緣其失大根源，

故無真首領，不過自立門戶，各創奇說，以惑世而盜名，究一實據，無有也。

問曰：何謂至一？

答曰：天上一牧，天主耶穌也；地上一牧，教皇也。所從之教訓一，所信之道理一，聖事者一，規誠者一，普天下奉教者，共成一會，猶如一身，不謂之至一可乎？

問曰：何謂至聖？

答曰：天主教之元首，是天主耶穌，耶穌諸德全備。諸聖之表，所命當行之端，俱是正理，宜行之事，俱屬善德。凡依此理而行，皆可以造至聖人之域。普天下有多教，獨真天主教有聖寵，有聖事七迹，種種美法，妥助奉教人，修德成聖。其初進教者，

以痛悔改過遷善爲入門，以正心修身爲工夫，嚴守十誡，堅心不變，願受苦致命，不敢背犯正理。史書記載爲義致命之聖，千八百年來，二千餘萬，在天無數聖人，居世無數善人，皆謂聖教之聖，不謂之至聖，可乎？

圃曰：嘗見天主教之人，也有作惡不法者，按聖字之意，純善無惡，而自謂至聖，不亦過乎？

絜曰：此非教不聖，惡人犯罪，與聖教無涉，由其自己不依聖教之理而行也。惡人自行自污，聖教之聖恒淨，比之太陽，空中雖有雲霧，其光恒一而已。

圃曰：何謂至公？

絜曰：至哉聖教之公，如天之公，蓋天無私覆，故謂之公。天，聖教

亦然自開闢至今有斯人即有斯性有斯性即有斯道有斯道即有斯教性乃天主所賦之性道乃天主所引之道教乃天主所立之教若人世所立之教或行於一世或拘於一處如孔子所傳儒教中華而外無聞也天主教不然凡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覆地載日月霜露所照所墜之處皆有真天主教天主教之聲名洋溢兩間聞於六合也豈一世一處一人之教哉乃世世處處人人之教也不謂之至公可乎

聖教從宗徒傳下來的

問曰何謂從宗徒傳下來的

答曰宗徒等當日皆朝夕領耶穌聖訓三載親炙耶穌全德純義受神智超性之光宗徒等所信之理所傳之訓所受所付

之聖事。至今我真天主教信之傳之受之付絲毫無異。故稱爲宗徒傳下來者。此第一故也。宗徒等當日受聖於耶穌。行耶穌之權。掌理天下教務。現今真天主教天下各處主教。治理教務者。皆一一受聖於接代宗徒權位之主教。並行宗徒所行本權。此二條代代相傳不斷。故稱爲從宗徒傳下來者。此第二故也。

必遵教皇之乃爲真天主教

問曰爲何遵服羅瑪教皇之命

答曰天主之由來非人之智慧所能立乃降生之天主耶穌所親立者。溯耶穌在世之時於十二宗徒中選定一位名伯多祿諭令持代耶穌位爲聖教首。普天下奉教人無論君相士

庶主教鐸德皆屬一位。教皇統理其宗座。在羅瑪宗徒伯多祿爲天主教之元首。羅瑪爲普世聖教會總都。伯多祿特擇羅瑪爲其本座。故接其位。行其權者。仍居其所。以便傳宣神化於萬方。此教首即稱代天主耶穌位之教皇。凡係教中事理。宣令天下奉行。即與天主耶穌之旨無二。故凡關係教中事理。必須遵服教皇之命。如天主所命。若輕忽不聽。其罪與不聽天主命同。教皇旣代天主位。其權尊其責重。居此位者。皆矢守童貞。故不傳子孫。亦不能自己預定襲位之人。另有盛德大學者。數十輩。輔弼教務。教皇旣崩。斯輔弼教務者。共集一堂。先祈求天主。開掖衆心。俾無差謬。然後公同推德才學行高出等上者。登教皇位。是從元首天主耶穌親諭其宗

徒伯多祿遞傳至今。故曰：遵服羅馬教皇之命，與耶穌教。及一切不遵教皇之教，大有分別。故真天主教，貶此等教爲異教。以此別之。則黑白判然。黑白旣判。則邪正自分。即有涵迹假冒者。亦莫能容矣。今旣將別項西洋人。及別項異教。一概分清。再証明從漢唐至今。千有餘年。來中國傳天主教。正教之西洋人。累累不斷。皆奉教皇之命而來傳教者。其宣傳正教。並無別意。惟勸人明己之明德。事天主。救靈魂。以歸根復命。爲急務耳。

論見天主不以肉目全以神目

閻曰：天主爲何不許人見他。人見之則不用講而自信。豈不妙乎。

答曰。人目不同。有內外之別。用神目能見。不用者不見耳。多人不用神目。何由而見哉。可惜不知神目力大。肉目力小故耳。試將二者相比。纔知大相懸絕。外之肉目視物多有差謬。內之神目最精明。能改外目之差。以歸於正。試以肉目視水中直木。則以爲木體傾斜而不正。豈非肉目有差錯而不足全憑乎。以神目視物。用義理衡之。義理無遠近橫直。水氣之阻障。以眩其目。故所視極真極確。永無差謬。試以理論之。人目視水外看的分明。視水裡不得分明。因有水氣阻障。所以看成歪斜。以理論之。確知正而非傾。豈非神目能見。外目之差乎。又相離之物。直視則聯。旁視則斷。又物大者遠視則小。近視則大。又日行極速。視之若緩。又香臭之氣。目俱不見。可謂

無乎。又無目之人，不見五色，不見山川河海，不見天上之日。豈可謂無山川河海五色，天上之日乎？天主道在人心，人自不覺，又不思想，終其身而不知天有主宰，其爲心警誠可憫也。可知用心目能見天主，不用者不能見耳。又因世人罪大惡極，亦不當見耳。比方百姓要見百姓，則易；要見長官，則難；要見國之元首，更難。天主爲萬王之王，萬主之主，至高無上，至尊無對。凡人欲見不愈難乎？豈惟難耶？禮不容見也，百姓見國之元首，難而長官見之不難何也？位列耳。凡人見天主難，大聖見之不難何也？德至耳。凡人欲見天主，先修其德，無德而欲見，豈不是妄想乎？旣知德爲見天主之路，則必修其德，尊其教而守其規焉。其誠爲何？良心是也。如國有國法，無

法而國必亂。家有家法。無法而家不齊。一國一家。尙不可無法。則訓教而天下萬國。豈可無至真至正至全之教乎。如養而不教。乃父之過。天主乃普世人之大父。若止生人養人。而不立至真至正至全之教以教人。是大父愛子之心。有所未盡。其然。豈其然乎。不然。則大父之訓教。同命於人。而人必當遵其教。聽其命焉。遵聽爲何。子孝父母之禮而已。俗云。萬惡淫爲首。百行孝爲先。又論語曰。事父母能竭其力。又曰。弟子入則孝。又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又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八端。孝居首。可見孝乃百行之本。吾輩不可捨本而求末。可思父母生我。九月懷胎。乳哺三年。移濕就乾。操心受苦。幼時不會說話。饑不知食。渴不知飲。冷不知煖。熱不知涼。病不知療。

揣度兒女的心意。看兒女的饑渴與他飲食是冷與他煖是熱與他涼是病與他治是傷與他療早晨與他穿晚間與他脫污穢齷齪與他去。如此者不是一日之工。子生三年。猶不能免其勞。至十歲仍不能免父母教養之恩。是我輩受父母十年非常之恩。當何以報。又我輩有苦。父母有愛。子苦愈大。親愛愈深。是父母之愛我。我實無可比。以此思之。爲子者。以厚養愛敬報其恩。此理所當然。既知當孝敬父母。天主是吾人的大父母。不敬理乎。爲何叫做大父母。一。因天主位尊。該稱大父母。二。因天主恩多愛廣。所以稱爲大父母。況父母施兒女之恩。其能力。其性情。皆天主所與。天主之恩也。天主之恩。比世上父母之恩大百倍。因吾人不知天主之恩。所以

不知敬主。今欲知天主之恩。試畧言之。天主造天覆蓋吾人。造地承載吾人。造日月星辰光照世人。造五穀百菓養育世人。造六畜服事世人。吾人之日用所需無非大父母之恩。一粒一涓皆資天主之佑。吸呼動靜莫非主恩。時時刻刻扶持保存。若天主不施恩。父母何能施恩於兒女。父母有離子時。未嘗時刻保護。天主保護。則時刻不離也。天主盡了大父母的本分。吾人當盡兒女的本分。若我們不盡本分便是忤逆不孝了。

論人之日用糧是天主的

圖曰。我們做庄稼得吃。不得吃。沒見天與人一斗八升。人說吃天主的那不過是句話。我們吃的是自己的。沒有吃天

主的。沒吃他的不謝他的恩。何罪之有哉。

答曰：停上三年總不下雨。頭一年許多人餓死。一連二年不下雨。得多一半人餓死。一連三年總不下雨。大概世上沒人了。到此大旱之時。做庄稼的。雖然把地耕熟。下種在地。能出來麼。能做庄稼。爲甚麼不收糧食。如不下雨。不要說多的糧食。世人做不來。就是一顆活麥子。也做不來。沒說我們一兩個人做不來。就叫幾個博學老先生。將聰明合在一處。一顆活麥子也做不成。況於多者乎。可見世人吃的不是自己的。世人種庄稼。就是在天主倉裏取糧食。種一季。就是取一回。到夏天收麥子時候。教外人都說。天開倉地放糧。可見世人取的是天主的糧食。若說成是自己的。這如窮人取人的糧食。

對別人說。是自己的。我們看這個人如何。豈不可笑乎。有此理乎。既知吃的是天主的。不該報答天主的恩。恭敬天主麼。

論恭敬天主之實禮

問曰。怎麼樣恭敬天主。

答曰。遵天主聖教。順天主命。守十誡。十誡不是別的就是天主所賦良心的理。是上愛天主。萬有之上。下愛人如己。因天主是吾人的大父母。理當愛之在萬有之上。因世人是天主所生之弟兄。理當愛之如兄弟。世人心。以愛還愛者。情理然也。今畧言天主愛人之事。生養保存。頃刻無間。降生救贖。便知吾人理當以愛還愛。天主化成天地萬物。皆爲人用。造六畜服事相幫世人。牛代耕。馬代走。犬守夜。鷄司晨。諸畜有用。

如無此類世人將何使用若無此畜人將拽犁乎駝貨乎若無畜類人苦不可勝言天主造六畜如父母設巧法相幫兒女一般是大父母愛人之心一也又造金銀銅鐵絲麻等物皆與人使用若天主不爲人造物吾人無所使用必致於死何由而得生哉天主造物全備如父母爲兒置家財什物一般是大父母愛人之心二也又造花景青黃赤白黑五色俱全花的顏色不一樣這一樣景下去那一樣景又上來一年四季常有爲樂人的眼睛如父母爲愛兒女買玩耍的東西一般是大父母愛人之心三也又造菓品酸甜苦辣鹹五味俱全菓味不同這一株菓品下去那一樣上來一年四季常有爲悅人的口此大父母愛人之心四也又造百種奇香

人之鼻。如父母愛兒女。與他吊香袋香枕一般。此大父母愛人之心五也。又造諸般藥石。以治人疾病。如父母愛兒女一般。天主知世人必遭疾病。故造藥石。此大父母愛人之心六也。有養無教可乎。故天主設教教人。免陷於異端。是大父母愛人之心七也。人不遵教。造罪萬端。以公義當罰。常犯常恕。待改免罰。是大父母愛人之心八也。每人賜一護守天神。照護指引。始終不離。是大父母愛人之心九也。既知大父母有恩有愛。世人理當報恩還愛。此良心之至理。而良心豈可喪乎。

論祭獻奉事天主。是人的本分。不爲僭分。

圖曰。庶民祭天主。豈不僭分乎。恐理不當也。

圖曰。天主於受造之物中。特賦人靈。正欲使人認主。事主。愛主也。豈云僭分乎。况祭與事奉不同。祭爲祭獻。天主大禮。惟聖教有神品者行之。奉教庶民。不敢行祭禮。聖教嚴禁。教民僭行祭禮。至於跪叩禮拜誦經。乃報恩還愛。遵命守誠之端。人所當行者。若說不當事奉。吾不用天主聖道辨之。以中國儒書之言闢之。請問如今教外人。敬一個天地。三界。十方。萬靈。真宰。雖敬之者。不知真宰爲誰。而當初立此禮者。必是引人敬天主。因捨天主。別無真宰故也。孟子曰。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事上帝。事上帝。即是事天主。又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事天。非有形之天。事形天之主。即天主也。又孔子以修身事天爲學。曰。畏天命。有形之天。是死物。不能有

命。畏天命者。畏天主之命也。又詩曰。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紫陽氏解曰。帝者。天之主宰。可知。昭事上帝。即昭事天主。以此觀之。中國儒書。每引人事。天主。而先生尙疑不當敬天主。不亦悞乎。夫受人小恩。理尙有報。今受大父母無窮之恩。不報。非理也。受大父母無窮之愛。不愛。非理也。天主是吾人的大父母。不孝。非理也。是人之大君。不忠。非理也。

論天地萬物爲天主所造。不是偶然而成。

圃曰。天地萬物是混沌之氣。偶然而成者。何云造物主乎。

絜曰。此是求之不得其故。而強爲之辭。試問經書屢言造物者。何敢曰。無造之者。而信口妄談乎。一云造物。一云偶然。此是則彼非。非妄言而何。設然。則今古一氣也。昔旣能以偶然成。

萬物何數千百年來獨難再一偶然乎或突地發一屋或憑空結一氣或窮谷生一人皆無不可而何其不然乎今既不能偶然則昔亦不能偶然試觀萬物之妙井井有條非至靈至明之主萬萬不能敢云無造之者乎。

論太極不是天主

圖曰太極生兩儀是天地包萬物在內何云天主乎。

圖曰太極二字所講不一觀太極之圖不過取其奇偶之象而其象何在太極非生天地之實可知更有言太極是氣者或言是理者要知物雖具理氣而理氣不能生物易註云有造物主成然論物之所以然有四有作者有模者有質者有爲者夫作者造其物而施之爲物也模者狀其物置之於本倫。

別之於他類也。質者，物之本來體質。所以受模者也。爲者，定物之所向所用也。天下無一物不具此四者。四者之中，模者質者，在物之內。爲物之形體。或謂陰陽是也。作者爲者，在物之外。超於物之先也。不能爲物之形體。天主爲物之所以然。但云作者爲者，不云模者質者。而模質即在天主作爲之中也。若太極或爲理，或爲氣，均屬依賴之類，尙不能自立。何能立物哉。以此辨之，則太極不能生物明矣。

論天主無所從生

圃曰。天地萬物，是天主造的。天主是誰生的。

答曰。天主是自有。沒有誰生他。若有人生他，他就算不得是天地萬物神人的根源了。把生天主者，該敬做萬物之根源。

你該知道。天主是無原之原。無始之始。沒有個前頭。比如數目。萬從千來。千從百來。百從十來。十從一來。其一者無所從來。一原是百千萬億之根。諸數之始也。一之前。若再有個一。算是二了。天主惟一。是爲天地萬物神人之根源。若云有所從生。則將窮生。天主者窮之不盡。必無所止。然定有所止者。即天主也。天主者。推之於前。無始引之於後。無終。天主無終始。而爲萬物根原。無根原。何能有萬物。如有子而必有父母。無父母。而必不能有子。有水必有源頭。無源頭。必不能流水。有樹而必有根本。無根本。則必無枝葉。今見天地萬物。必有天地萬物之主在焉。

曰。萬物不能自有。天主何能自有乎。

答曰。萬物不能自有者。因萬物之能有窮。能窮而自不能加能。不能加能。可知能不是自有的。可知自己本來無能。無能所以不能自有。天主能自有者。因天主之能無限。無限則無所不能。無所不能。則能自有。天主之能。本能也。性體之能也。非萬物可比也。所以能自成己也。

論天地不能生人物

問曰。人是天地生的。何云天主乎。

答曰。凡天地間物。生物不能超出己類。如土之爲物也。只有體質。而無生活。故不能生有生之活物。前有地不能生物論。今不重出草木。只有生而無知。故不能生有知覺。禽獸只有知覺。而無靈明。故不能生有靈明。故無知者不能生有知。無靈

者不能生有靈。天地本無知覺。故不能生有靈明知覺之物也。比方我無其物。必不能與人。理固然也。不但不能生。即生亦不能養。亦不能活。試取一嬰兒置之無人處。縱受和氣暖日。而能自長成人乎。可見必不離造物主之手。以此觀之。可知必有生養吾人之天主在焉。

論死物不能生活物

問曰。無知不能生有知。彼死木能生活蟲何也。

答曰。非死木之能也。乃造物主之能也。何以知之。天地間物生無數。大約不出胎卵濕化四宗。死木上寄生活蟲。非死木能生活蟲也。乃活蟲生於死木也。且彼蟲吃木之物也。吃木而木尚不能自救。不能自救。而必至於傷木。何爲而生傷己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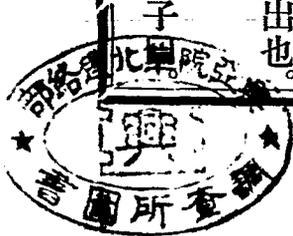
蟲也。凡死物生活物。其本物必壞。若無靈之天地而生活人。則天地必壞。今見天地未嘗有壞。則天地未嘗生人可知矣。凡死物生物。非本能也。是天主用火氣水土四元行以成物也。天主用四元行成物。猶如工匠用器具材料而成器。器具豈能自成物乎。必由工匠使然也。夫何疑於造物者哉。易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造物有次序。有安排。故知有主之者在焉。

論道不能生萬物

圖曰。道生萬物。天地以前。只有一道。天地萬物。皆從道中出也。

何復論於造物主哉。

鑿曰。此是老子之言。吾今用老子之言。以闢道家之妄。老子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曰大。註曰。此物無可得而名者。以其天地萬物所共由。於是假借道路之道。以爲之字。字者名之副。而非名也。字不足以盡之。不得已而強名之曰大。噫。老子不知萬有根源。而假借。後人將依言而認爲實。不惟此也。今有人妄言老子一氣化三清。是誑言也。若老子果是天尊。天地之先。何得言吾不知其名。而爲之強乎。老子不知而強爲道家言物原。即是老子。若老子果在先天。而不知先天之名。有此理乎。吾未見己不知己名者。老子本周時一人耳。今之道家。多言老子制的金木水火土。豈周朝以前。無金木水火土。民將何所依賴而生乎。談老子者。非妄言而何。流弊如此。何也。總因伏羲之時。尙未制字。結繩而治。於造物主。

造天地生人物之事不能筆之於書。後倉頡造字。少載造物之道。後又經秦火焚書。始皇以後。多僞出焉。所以我中國大道失傳。幸天主教仁慈憐憫。使西士傳教中華。我輩可思那一教爲正。爲大。爲公。理當傳於萬國。使世人遵守。免陷於邪途。中庸言至聖之教。必徧天下萬國。今儒釋道三者。未嘗去外國傳教。可見私而不公。小而非大。乃人教而已。今求其傳教萬國者。惟天主教。誠然可見至公。至大。至聖之教者。乃天主聖教也。天主是吾人大父母。親必憐愛。而使人萬國傳教。別教因私而不公。疏而不親。所以不能傳教萬國。今大父母設教而救人。人若守私教而不遵大父母之公教。不願受大父母之救。豈不傷大父母之心乎。受大父母之恩。理當報。今

不報而反傷其心。豈可乎。

論天主親與人人說話。於理不可。

圖曰。天主何不親與世人傳說。令其遵守。

圖曰。此本是天主親傳之教。親定之規。教規既定。後命宗徒傳教萬國。今欲天主親與人人而講。此於理有不可。官員尙有遣使而况天主乎。我等罪孽過惡之徒。怎當得天主親言。欲親言者。過分之想也。今得傳教之人。講明真教之理。遵而守之。可也。

人不敬天主。並無好心。

圖曰。有個好心。就罷了。何必進教事奉天主。做甚麼。

圖曰。如此之說。人有個好心。就罷了。何必孝敬父母。做甚麼。當

知不敬父母。算不得孝子。不遵天主的命。算不得好心。再開好心。何自而來。世人的好心。都從天主來的。天主是好心的根原。今丟去天主。是把好心的根原丟了。何能有好心乎。比方一个菓子樹。把根子去了。叫他開花結菓。萬萬的不能了。今人要爲善。把天主丟了。其所爲者。是一些死善。假善。無根之善。何得爲好心乎。又要爲善。而不認得天主。將善獻與誰耶。善無所歸。豈不是徒勞而無功乎。

不恭敬天主。難逃天主之罰。

圖曰。不敬天主。有何傷。

答曰。其傷有四。一。傷天主之心。天主造萬物。生人養人。原爲敬愛天主。人若不敬。是傷其心。二。受恩不報。是喪自己的良心。

三萬年千載。落一個惡人的名聲。四。要受天主的永罰。其罰非世苦可比。此是天主親言。萬萬不能倖免。有此四傷。理不得不敬天主。

論真賞罰不全在生前

問曰。多人沒奉天主教。沒見天主。罰人反多受福。何也。

答曰。賞罰不全在生前。身後有永遠賞罰。因世福不足賞善人。世苦不足罰惡人。賞世上有許多善人。未嘗享福而死。若身後無賞善人。豈不吃虧乎。爲善的好處在那裏。身後無賞可乎。又世上有許多惡人。未嘗受罰而死。若身後無罰。不便宜了惡人乎。作惡的不好處在那裏。身後無罰可乎。若善惡死後。同歸無報。爲何俗語常說。善惡有報。書曰。作善降之百祥。

不善降之百殃。又俗曰：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又善有善報，惡有惡報。若還不報時辰未到。又曰：天網恢恢，疎而不漏。又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又曰：爲善之人如春園之草，不見其長；日有所增。作惡之人如磨刀之石，不見其損。日有所虧。五經四書，屢屢勸人爲善，避惡。屢言善惡有報。可云身後無報乎。

論流芳遺臭不算賞罰

問曰：善者流芳百世，惡者遺臭萬年，此是善惡之報也。

答曰：此何足爲報也。因毀譽虛名，於死後善惡之人，毫無損益。比方有一人，爲商而無得利，聽別人言利而可益於己乎。再比方一個務農人，沒有糧食，聽別人說糧食話，可益於己乎。

受爲善之實苦。不得實福。而得虛名。豈可爲報乎。受作惡之實樂。不受其苦。落這不善虛名。何傷於死後之惡人乎。豈盡惡人之罰乎。又比如射箭而無鵠。箭射於空。而何益乎。有讚言而與人無益。豈謂報乎。

天堂地獄乃爲真賞罰

問曰。身後在何處受報。

答曰。善者在天堂享永福。惡者在地獄受永苦。

天堂地獄之實據與佛不同。

問曰。天堂地獄是佛家之言。恐未必有。若有。五經四書爲何不言之。

答曰。佛家言天堂地獄是乃釋迦牟尼之竊取也。佛竊聖教之

天堂地獄因佛教之邪而人惡之。故言天堂地獄之實理而使人信之。五經四書雖無顯言而其意則有之。詩曰：文王在上，在帝左右。曰：三后在天。曰：多先哲王在天。書曰：魂歸於天。夫在上在天，非天堂而何在？天上即是天堂。爲何不信之？豈爲言天而不言堂乎？當知加堂字之意是安樂榮光之謂也。如今世之大人所居曰朝堂，曰正堂，皆美稱也。欲言享福曰天堂。天堂者正大光明享福之處也。經書屢言在天，請問在天做甚麼？豈在天受苦乎？必無在天受苦之理。豈在天白坐乎？若白坐何貴乎在天而在天云者，必謂榮光享福即是天堂。爲何疑之？有天堂必有地獄。二者不能缺一。有賞必有罰。此公道之理，不偏廢也。善者既在天堂，則惡者必在地獄。自

然之理也。此是天主親傳。天主豈欺我乎。遵而信之可也。何必疑乎。

生前之道當盡。死後之道更當究。

問曰。盡生前之道。何必言死後之究竟。

答曰。此猶指人一坦平之路。而不指一歸宿之地。其將焉往。何怪乎世人無心行道。行道無究竟著落。此是大壞世人之因。豈可不言乎。

孔子不能生知安行盡知

問曰。孔子是生知安行之聖人。爲何不與人言明此理而待至今也。

答曰。後人稱爲生知。不過因其聰明過人。孔子未嘗生知。子曰。

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孔子言好學曰。加我數年。卒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又學禮於老聃。學琴於師襄。學樂於萇弘。既學則非生知可知矣。所謂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孔子焉能盡知之。

遵天主誠命纔算守理

問曰。守理卽是遵天。何必多事也。

答曰。理是天主所定所賦。天是天主所造無靈之物。遵天何益。要免天主之罰。惟守天主所賦良心之理。並守天主聖規而已。汝云守理便是。豈知不守天主聖規。不爲天主守良心之理。則正理根原已喪。不但不受天主之賞。且受忘天主大本。

大原之罰也。

人身有死靈魂沒有死

問曰人死後氣化清風肉化泥完了何得受賞罰乎。

答曰氣化清風肉化泥誠然另有靈魂常在而不得完吾人當知我們有兩件一件是眼看得見的肉身一件是眼看不見的靈魂先信人有靈魂後再言靈魂不滅其証人有靈魂約舉數端。一世人成賢成聖皆因人能分別善惡辨論道理推論前後貴重德行禽獸所不能者人則能之非靈魂而何。二世人死後有人哭曰你往那裏去了。肉身現在眼前又問往那裏去了。問的不是靈魂是甚麼。三常見人死後有人問曰。不知老人家幾時升了天。未曾弔得明明埋在地內爲何說。

升了天言升天者非靈魂而何。四禮記曰。來格來饗。又曰。爾有靈尙饗。非靈魂而何。五禮記言魂升魄降。又言魂歸於天魄降於地。言歸天升天者非靈魂而何。六人之聰明才情眼觀耳聽口啖鼻嗅手動足行活人能以禮而行以禮而用死者眼耳口鼻手足俱有何不能以禮而用活者能用非靈魂而何。大學註云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者是也。人性之本體是也。既知人有靈魂當知吾人肉身有死有壞。吾人靈魂不死不滅肉身所壞之故。因肉身是火氣水土四元行湊合成的。四樣平和則人無病若不平和一多一少。有過不及冷熱等情相反相尅漸漸消滅而死。人的靈魂不是四元行成的。是一個無形像的神體無四行等情相尅。故常

存不滅。又書經言恆性。長久纔是恆。若人死靈魂卽滅。何得言恆性乎。可見靈魂是長存。永不能滅也。

四行五行之分別

問曰。金木水火土五行。爲何言四行而缺一乎。

答曰。四行五行。另有分別。四行者。純而不雜。五行也。五行者。雜而不純。指現在之物而言也。天上有五星。按五行。地下有四。大元行。按火氣水土。人有五臟。按五行。身有熱爲火。呼吸爲氣。精血爲水。骨肉爲土。萬物皆爲四元行所成。如不信。試取一至大之木。用火點著。先兩頭出。是水。冒煙是氣。燒著是火。成灰是土。未嘗有金。而不見木了。可知木也是四元行成的。還歸於四元行。人死呼吸化爲氣。熱化爲火。精血化爲水。骨

肉化爲土。未嘗見有金。有木。可見人身是四元行成的。還歸於四元行。如不然。爲何歸四而不歸五。豈可執迷而不悟耶。

論氣非靈魂

圓曰。人的靈魂就是氣。氣聚則生。氣散則死。何云靈魂乎。

罔曰。靈是靈。氣是氣。判然二物。何得謂一哉。氣本充塞世界。到處皆有。何云有散。脹死之人。吾嘗見有氣充滿腹內。氣未散而何爲死也。可見氣非靈也。又人常呼吸。一日萬換。靈若是氣。氣既改。則靈亦改。而時爲新有之靈。不能知前事。爲何記得以前之事。可見氣非靈也。又氣本無靈。因氣不能自主。自行。比如扇子。用之則氣發。不用則氣不發。可見氣不能做事。即如氣蠱之人。死有氣。而氣自不能呼吸。可見氣非靈也。又

靈無形而有知覺。氣有形而無知覺。如不信。把口中所出之氣。用刀砍。看他知疼不知疼。他究竟不知疼痛。可見氣無知覺。而靈乃人所受於天主。足乎已。無待於外。聚衆理。應萬事。知前後。別是非。故曰。靈是靈。氣是氣。判然各別。而渾然一氣之說。不亦謬乎。

靈魂之說

圖曰。靈魂如何。

圖曰。靈魂者。人之神體也。是無形之體。有形者。人見而晷曉。無形者。不見而難明。今特舉其略而明之。人能推道論理。此乃明悟之司也。又愛好惡歹。此乃愛欲之司也。人能收存有形無質之像。此乃記含之司也。聚此三司之能。而永不散。此在

靈魂之神體也。是自立生活之體。能運用格致萬物。能提調肉身順命。能行仁義禮智等德。此真實靈活自立之體。名曰靈魂。是天主所賦者。爲肉身之主。肉身如衣如屋。如舟如騎。靈貴身賤而可知。易明而易曉之事也。

托生之說。不足勸善。反足助惡。

圖曰。善惡之報。托生後世。受賞罰否。

答曰。人沒托生的理。這托生的話。是閉他臥棘者。爲警戒世人。編了這個托生的虛話。說人在世上。不做好事。死後托生受罰。驕傲的。托生獅子。殺人的。托生老虎。淫慾的。托生豬狗。做賊的。托生豺狼。無所不爲的。托生斑蝥。永不轉人身。這個托生的話。編壞了。倒隨了惡人的意思。好這樣。托生這樣。好

那樣。托生那樣。這到得了惡人的手了。惡人不管道理。只要隨意得手。今這托生的話。言愛甚麼就得甚麼。因此到把人引壞了。又斑蝥是飛蟲。你看那飛蟲。逍遙處飛。得食處吃。安然處臥。無憂無慮。自由自在。不耕不商。誰人如他。到是個福樂與他享。把無所不爲的。到與他享樂。竟有這樣的理麼。這托生的話。不但不戒惡人。反引人作惡。這樣的話。還信他麼。我中國經書中。何嘗有托生之意哉。又人祖當日。一男一女。不過兩人而已。若果托生。亦不過兩人而已。今世無數之人。皆從何來。佛教講輪回六道。變牛變馬等說。大不合於正理。從來人生人。牛生牛。馬生馬。人不能生牛。牛不能生馬。若人果托生禽獸。再不敢使牲口了。爲甚麼不敢。恐怕是自己的

先人若是自己的先人。騎他。打他。罵他。使他。豈不是忤逆不孝麼。這還使得麼。若人托生人。世人再不敢使奴才。亦不敢娶妻生子了。爲甚麼不敢。恐怕是前輩的先人。若是前輩的先人。這豈不是顛倒人倫。敗壞綱常。誰肯定這樣的壞理。君王不肯定。就是家主也不肯定。這樣的壞理。家主尙不肯定。天主豈肯定之乎。

托生之說萬不可信

問曰。自己的先人托生遠處去了。不在自己的地方。

答曰。我聽的佛教人說。不吃肉的意思。恐怕豬羊棧裏有爺孃。今又說托生往遠處去了。這豈不是一口兩舌麼。恐怕吃了先人的肉。就不怕打他罵他。再比方有一個人。來到我們跟

前。恭恭敬敬施了一禮。曰。請問爺們的先人。與誰家托生成子孫去了。我們這裏就要說他。你爲何要罵我們。這不是人家罵我們。是我們信了罵先人的話了。從今以後。再莫要信托生。若要信了托生。就是罵先人了。這個罵先人的話。豈還可信的麼。

論不因偶然信爲實有

圖曰。我聽的人說。有一個人。生一個兒子。活了不多日子。就死了。他的父母說。這是一個短命鬼。把他的指頭剝了一個。他若再托生的來了。就認得他。早些丟去。省下累人。第二胎果然生下一個缺指頭的孩子。這却是怎麼樣的事情。

圖曰。未必有這樣的事。這是胎氣的緣故。即遇著這樣事。其實

必無托生之理。如不信，請問托生用甚麼靈魂乎？肉身乎？必曰：靈魂托生，決無肉身托生之理。常見尸骸久存墓中，未嘗托生，不得說肉身托生。即說靈魂托生，請問剝的是靈魂乎？肉身乎？必曰：肉身既曰肉身，與靈魂無干。剝的是肉身，托生的是靈魂，沒剝靈魂，靈魂無缺，如何爭的指頭，豈不是妄言。

論靈魂不能受殺

問曰：恐怕那小孩子氣脉弱，靈魂沒有離肉身。他的父母當他死了，連靈魂一並剝去，所以短個指頭。

答曰：若是殺活人的，連靈魂殺了，爲何世上不見一個沒頭的人。必定要說殺了的人不托生，殺了的人既不托生，世上該沒人了。因爲自周朝以至於今，數千年，不知打了多少仗，殺

了。多少人。自古及今。世上的人。都是誰托生來的。請將車到實處走。鞦韆不空。這托生的話。本來是編下一個圈套。到底補不住。又有人說。人托生牲口。真妄言也。孟子曰。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是言人性不同於物。其性不同。何能托生乎。猶木器不能做鐵活。腰刀豈能入劍鞘乎。人言托生。非妄而何。可知吾人必無托生之理。人皆是新生的。如五穀百菓。是今年新生。不是從先年變化來的。再不可信。托生之言。人死後。善者升天堂。惡者下地獄。再無別的路了。

敬真神不宜敬假神

圖曰。奉教人不敬神。何意。

圖曰。奉教人未嘗不敬神。敬的是真神。論理只該敬一個自有

之神。諸神之原。即造天地神人萬物真主宰。天主也。奉教人不把假神當主敬。不敬妖魔惡鬼。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不當敬而祭之。是邀福求媚。其心失之。諂瀆也。何有於妖魔惡鬼而可敬乎。比方一人。必然認得他當敬。纔肯敬他。不肯把認不得的路上的人。請在他的家裏。與他磕頭禮拜。當自己的父母敬。若有人如此冒行。別人都要笑話他。若是再把一賤人請來。當父母恭敬。越發可笑了。我們要敬神。該把神的來由知道。看該敬不該敬。不要冒昧敬神。恐怕把邪魔當正神敬。豈不可笑麼。

論真神假神之來歷

圖曰。天主如君王。衆神如官員。有天主豈無別神乎。

答曰。天主所造之天神。總有九品。其數甚多。其品愈高者。則本性美好。德能愈大。其最下二品。受天主之命。恒在世間。護守山川人類。每人各有一護守天神。從人入世。至出世。須與不離。護佑人靈魂肉身。指引人爲善。敬事天主。此神皆順天主之命。絲毫無違。乃我等所當敬者。如君王之欽差。民當敬之。但今教外之神。非此等天神。乃魔鬼耳。何以知之。爲魔鬼。理可見焉。比方君王之欽差。必先自己遵守王法。然後教民守法。此等官吏。理該當敬。若有一官員。自己不守王法。又不教萬民守法。反教軍民。遵己如君王。這豈不是反叛賊臣乎。良民可遵他麼。查這個廟中的邪神。自己沒有恭敬天主。又沒有聽天主的命。又沒教人恭敬天主。反引人恭敬他。爲神爲

主令人祈福求佑於己。把天主丟在一邊。全然不敬。非反叛而何。既知邪神是反叛。可敬乎。若人恭敬那邪神。背叛天主。則天主既罰那邪神爲魔鬼。而恭敬魔鬼的人。難免同邪神受罰。又官非國家委派。便是假官。神不出於天主。便是邪神。生死富貴禍福之權。皆天主操之。今這邪神。自妝爲神。令人求福祈佑。假冒神通。豈可敬乎。

論不滅假神之益

問曰。魔鬼是那裏來的。爲何天主不禁。或不能禁乎。

答曰。天主若要滅現在的天地神人萬物。一命即滅。皆歸於全無。有何不能。然有不肯。欲知魔鬼來由。先當知天主造天地萬物之時。造了天神無數。內有一大天神名路濟弗爾。自恃

其聰明才力起了一個驕傲之念。妄想與天主相等。要衆天神俱歸服於己。三分天神中。大約有一分順從者。俱革天神之位。同路餘未順從者。俱定天神之位。已順從者。俱革天神之位。同路祭弗爾。變爲魔鬼。罰之地獄。永遠受苦。然天主猶准魔鬼來世間者。有所爲而然也。世上有多少人。不信有神鬼。用魔在世引人。信神鬼。實有。旣知實有。可究神鬼之來由。旣知神鬼之來由。便知造物眞主。一也。知天神犯命。罰爲魔鬼。則我等不敢犯命。而以此爲鑒。二也。煉善人之功。如火煉金。金入爐內。增光騰價。士遭窘難。積功著德。兵不打仗。不能立功。善無魔誘感。何以成德。三也。罰惡人之罪。而戒世人。使知善惡有報。四也。人在世不爲善。死後容魔鬼拉下地獄。永遠受苦。如

官用差役。五也。惡人爲惡。自不認罪。容魔証之。六也。用魔分別善人惡人。如風分別糠與米。七也。相幫人爲善。如風舟疾行。八也。夫天主容魔在世。本爲益人。如父母授子一劍。護身成功。若子用劍自害本身。豈不痴哉。誰之過也。禁之何爲哉。今教外人所敬者非神。尙有古語可証。語曰。敬神如神在。不敬神不怪。此言可見非所當敬者。比方我們的父母。爲子者不敬他。兒女必然有罪。父母必然見怪。不得說不見怪的話。在路人則不然耳。路人與我無干。不敬他。他豈能怪我乎。若人不恭敬天主。天主必然見怪也。

論天主愛世人不偏

圖曰。奉教人恭敬天主。天主就該與奉教人地裏偏下雨。不該

與外教人地裏下雨。爲何一樣。

答曰。天主看世人。如父母看兒女一般。不分善惡。皆賜以雨。如父母不分順逆給食一般。等到惡人不改。然後罰以永苦。人在世間。善惡未定。有先善而後惡者。有先惡而後善者。有善惡相參者。至死善惡定矣。善者受賞。惡者受罰。此則正義也。論外教人。作惡之中。有微小之善。天主至公。無善不賞。無惡不罰。教外既有小善。天主賞之以暫世之福。遺重惡而罰之。永苦。此乃理之當然。何不雨之乎。奉教人善中有惡。天主罰之以世苦。遺純善而賞永福。理之當然。云何偏雨乎。又奉教人進教。爲知恩報本。盡兒女的本分。非爲得世福。若爲得世福奉教。此則非善。比如爲兒女的。父母有家產與他。他就孝

順。沒家產與他。他就不孝順。這是孝敬家產。不是孝敬父母。常言曰。家貧顯孝子。世亂識忠臣。今這教外人。敬邪神爲甚麼爲孝乎。他又不是我們的父母。爲報恩乎。我們沒受他的恩。爲甚麼敬他。若說爲得世福。爲得自己便。宜求世福而不得者。不知幾多。敬而又敬。不得其福可止矣。不止而又敬。何哉。

論皇上不能封神

問曰。那先朝古人。都是皇帝封的神。豈可不敬乎。

答曰。皇帝封神的意思。不過是勉力世人的心。與國家出力報效。若有人爲國而死。把他封一封。恐怕冷淡了世人的心。再無人捨命保國。這是封神的意思。若皇帝實能封神。爲甚麼

不把他那創業祖宗封成神。那一個爲父母的，不愛他的兒孫。若祖先成了神，保佑他的子孫，萬年千載坐天下，爲甚麼不封。不可信。一也。又皇帝能封官，就能使官，能封神，豈不能使神乎。有封神之權，就有使神之權。若那裏反了，把神使上一個。到那裏都剿滅了，爲何不然。要神做甚麼。屢次把天下失與別人，神往那裏去了。不可信。二也。如今先不要說別的。只講關羽。人把關羽當神敬，敬的意思，爲護國保天下。爲何不想一想。張飛爲他守服，而死於范江張達之手，吼聲而亡。關王爲何不救之，卽不能救，爲何不與張飛說。三弟有人要害你，你該防備。既是神，爲何不說。關王往那裏去了。不可信。三也。又劉備四十年亡國於曹，關羽何往而不救之。不可信。

四也。又宋徽宗不修國政。不用忠良。昏而魔亂其宮。一魔假妝關羽宮中降魔。宋徽宗因此封關羽爲神。不久徽宗被金擄而崩。其子欽宗立二年。亦被金擄而殂於沙漠。北宋滅矣。宋徽宗封關羽爲神。而關羽不救徽宗。北宋滅而不見其保。豈神乎。不可信五也。又萬曆因張居正謀位。而編爲關羽保駕。張居正懼而止謀。因此封關羽爲神。其權不小。不久明朝又滅。先滅宋。後滅明。總不見其保佑。想宋徽宗。明萬曆。實封關羽之恩主。倘如知死而不救。是不仁也。若說不知其死而不救。是不智也。不仁不智。豈爲神乎。

論關公不能爲神

問曰。關王有德。人敬他的德。豈不可乎。

答曰。關王之德。不敵其傲。其可稱德者。不過一二事。歸漢不歸曹。此其忠可取也。秉燭達旦。此其節可取也。至於傲氣滿胸。目空一世。以致喪身失地。此其不可取也。吾畧其短而特揭其長。卽云有德。亦不過稱爲有德之人耳。爲何敬之爲神耶。
論孔子禁止言人過

問曰。孔子不言人過。爾等言人之非。豈可乎。

答曰。孔子之言。有論語可証。其言人非。頻頻不少。曰器小。曰無道。曰小人。曰譎而不正。曰竊位不仁。此皆是孔子之言。豈不言人過乎。

奉教人不敬孔子爲神

問曰。爾等不敬孔子。豈可乎。

答曰。何以爲敬。聽其言而效其行。爲敬。子以磕頭拜禮爲敬乎。磕頭拜禮不遵其言不效其行。實辱也。非敬也。不聽孔子之言。不效孔子之行。任意糊行。去與孔子施禮稱爲儒教之人。孔子曰。非吾徒也。惜哉。孔子有這樣弟子。豈不是忝辱孔子乎。吾奉教人。擇孔子善言善行而法之。汝能責爲不敬孔子乎。但孔子非神。故不可跪叩祭祀。又非天主教之聖人。故吾奉教人不敢認孔子爲聖人。

論世俗祭禮之妄

問曰。薦其時食。此是禮之當行。奉教人爲何不行。

答曰。禮時有變。上古敬尸。中古變而爲容。宋時變而爲神主。爲何變之。以爲拜尸而顛人倫。不可也。拜容爭一鬚髮而非先。

人不可也。拜神主者，意拜其神也。果有神乎？無神乎？尙不知神之有無，而冒行其禮，非禮也。殊不知善人之神魂，不在此世，歸於天堂，故一往不返。惡人之神魂，下地獄，故一入永入。人之神魂，不在此世，而敬其神，豈不虛乎？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指其虛禮也。吾何爲虛哉？周公作禮，以過引不及當紂之時，因紂無道，而禮廢，忤逆不孝者甚多。周公欲引行孝，作爲設裳衣薦時食之禮，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意者使人想一想，死後衣食無益於先人，而尙擺設，在世能用而必不可缺，作禮之意，引人孝在生之父母耳。人誤以擺設爲孝，悖矣。曾子曰：烹羶薌嘗而薦之，非孝也。養也。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又會子每讀喪禮。泣下沾襟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子欲養而親不待。是故椎牛而祭。不如雞黍之待親存也。孔子以其能通乎道。故受以一貫之傳。觀此可知。死後擺設。不如生前與食。今人悞用其禮。反行其事。在生每日之飲食。遠勝於死後之擺設。生前能食而不給。死後擺設。良心安在。何忍如此欺親。豈禮乎。豈孝乎。又有甚焉。因此虛禮。引人於悖理者。常有窮人。以爲擺設是禮。借錢累債。而擺設。累下債。還不起。別人罵他那祖宗三代。此爲孝乎。大不孝也。引人於大不孝。皆此虛禮之因。世人有不孝之罪。聖教引人於無罪之行。棄虛就實而免罪。此正大之理也。由是觀之。不但薦其時食。行上虛禮。背正禮。爲不當行。卽叩拜亡人。猶爲聖教所嚴禁。夫亡者。

何爲不當拜因其爲亡者也。其禁之也。又誰曰不宜。嘗聞世之論尊卑者。以先死者爲大。故儒釋道皆不以此爲禁。而更以此爲敬。尤以誠心虔恭者。使死者忻受其拜也。乃爲貴耳。而不知聖教之禁此也。正以此多故耳。試詳言之。大凡事多不關其事。而關乎意也。故帝王定律例。審官定罪名。皆以意分輕重。聖教原治夫內者也。更視此意爲禁止。夫叩頭有何妨碍。奈我國風俗。卻是一最要之理。故敬鬼神。敬帝王。父母。官師等。不論物之有無。而必先叩頭。雖窮人一無敬物。亦然如是。卽拜尸。亦無關緊要。因別教禮拜。成一非理之習。觀其上供拜廟求庇等。設完祝畢。然後叩頭。故聖教更多別儀。而卻必禁夫此。夫外教何爲以此爲敬哉。以死者之魂爲神也。故

立牌位於供桌之上。設祭所於家庭之內。僧誦經言。求其暗中福庇。兒女禱祀。求其陰司助佑。等等作偽。全以神視之矣。抑敬魂何必拜其尸哉。以其尸近於成神之魂也。故拈香點燭於臺。焚紙灌酒於地。隣里跪拜。務要誠意於中。親朋祭奠。不敢欺心於內。樣樣舉動。全視尸近魂矣。夫人之魂固甚靈。而總不能成神。敬魂爲神。其謬固大。而又向夫無知之尸。敬其不在之魂。其謬亦屬不小。此聖教所以不能寬而不禁。

不當敬死人如神

圃曰。我等敬拜。非敬其爲神。實敬其人耳。

答曰。非也。我嘗觀世之不孝者。一生不知敬拜其父母。死則虔恭叩拜。何也。畏其陰司降禍也。望其陰司賜福也。故而如此。

卽里巷之常人。生時孰肯恭叩鄰人。死則靖心叩拜。何也。畏其冥中加災也。望其冥中相佑也。所以敬之。若此者。不可勝述。亦何謂非以其爲神也。尤可怪者。親近者謂其爲神。疏遠者乃謂其爲鬼矣。觀夫將殯之時。比閭煨火以逼之。畏其入家而不祥也。若在城鎮。禁出福門。惡其不吉而生禍也。可怪可怪。且不止如此。卽親近者。又忽而爲神。忽而爲鬼矣。如僧道書符逼之。而以爲喜。鄰里煨火逼之。而不爲慍。並停尸之處。而亦不敢相近。倘有貓鼠之動作。速請陰陽以鎮之。種種異端。不能枚舉。若此者。忽敬爲神。忽辱爲鬼。真以父母之遺骸。竟爲兒童頑物。何昧昧至此。而謂聖教可如此哉。

不拜死亡

圖曰。謂他人不當拜。猶可。若父母雖非鬼神。只論父母之位。亦當叩拜。以少酬其恩。不知聖教亦何故而禁之。

答曰。有故。以父母死。則非全父母矣。何也。因人有靈有身。二者合則爲人。分則不得爲完人矣。何得爲吾之全父母哉。故世風嘗稱之曰。人之尸。父母之尸。卽如曰。人之衣。父母之衣。輕重雖有分別。而實則同也。再者。父母在世時。若要叩拜。必不在其睡時。可見睡時。靈魂尙在。且猶不拜。而況乎已死耶。況叩拜。與右論之惡俗不異。聖教嚴禁。職是之故。

殯葬父母之正論

圖曰。旣如此。則父母死。亦當如上世。而委之壑也。甚便。又何著衣衾。具棺槨。以珍藏乎。

答曰。父母死。雖不足稱爲全父母。猶稱爲父母之尸。亦當敬謹。也不過有次第之不容紊亂耳。子愛父母之服物。固有別於愛父母。豈遂踐踏之而不加愛之乎。必曰敬之愛之。吾則從而問之曰。敬愛等於父母乎。必曰異甚。此可見父母之尸。既不委棄而不敬。並不可叩拜而過敬也。明矣。此所以不拜亡人也。

論葬父母不用非分之禮

問曰。父母雖死。其尸亦吾人之所從出。不知聖教何以酬此深恩哉。

答曰。聖教於父母死。必好好斂其尸。衣以錦衣。蓋以錦衾。棺必固而槨必堅。凡於本性美俗所當然與力之所能然。而不近

於敬鬼神之妄者。必使無所憾。而後已。然後停其尸於靜淨之屋。請鐸德親來。虔祈誠禱。爲其靈魂。上乳香。灑聖水。爲其肉身。衆人亦持燭祈禱。送於聖堂。按其地位。安於尊處。鐸德作唱經的大彌撒。安所。重上乳香。灑聖水。衆人亦歌經。祈上主。等等禮節完備。然後衆人如前執燭送葬於墳。墳地務要僻靜。端正潔淨。土脉堅固。築高牆垣。勿使踐踏。不似那半葬埋而半耕種者也。凡此皆所宜敬其尸。而非敬其魂。尤非敬其魂成神也。敬其尸。爲其做過善魂之侶伴。聖神之公堂。耶穌之肢體。異日能同善魂上升天國。常覩皇皇聖三光榮。享受永遠真福。所以敬其尸也。獨叩拜不准者。因其立意不正耳。倘右行之禮儀。亦有爲神爲鬼之意。亦不可行矣。雖有一

二人曰。我等叩拜。只爲敬其尸。非爲敬其魂之爲神爲鬼。但以一二人不能改衆人之意。與風俗之習慣也。烏得而不嚴禁之乎。

論不當敬屍

問曰。尸旣非全父母。不當叩拜。則魂必爲父母。宜設位而拜敬。以少酬其恩。聖教亦何爲不然。

答曰。按父母施與子之恩。實多且大。皆出於靈魂之力也。定必竭力以報之。以盡人子之孝道。不然。人必鄙之而不足爲人矣。況爲孝乎。但俗所論之報。則非也。何哉。凡人之靈。一離肉身。或善或惡。已歸於或善或惡之所矣。叩拜何益。若此之報。不徒無益。而又害之。其害不能盡述。惟聖教深知其故。欲報

父母之恩者。必使有大益於已死之父母。報法甚繁。難以盡舉。畧述一二。聊以爲証。聖教於父母既死之後。常爲代祈。爲施捨。作齋。克過。追思。等等神工。冀息三怒。寬赦速升。倘上主動仁慈。而允其所求。免其片刻煉苦。即比一生之孝敬。猶超出乎萬萬。而何用叩拜。故曰。孝莫大於是矣。彼時父母。方欣欣然喜曰。吾不徒生子女也。聖教報父母如此。彼俗人於父母生時。尙不知所以孝。死後而徒以不正之叩拜。敬其無知之尸骸。甚至其心原非爲敬。但圖免災降佑者居多也。聖教烏得而不禁。

問曰。父母未奉聖教而死。兒女奉教。明知父母不得升天。心中難忍。不知何法可以救援。以慰孝子之心。

答曰。救法無他。父母生時。既未認敬天主。死後宜受不認敬天主之罰。天主公義定案。罰入永獄。無有能救之者。爲兒女者。不加父母之苦。孝莫大焉。蓋父母雖受永罰。猶望其兒女認敬天主。不復蹈其前轍。以免同遭永殃。而減其不教訓兒女。認敬天主之苦也。世俗於父母死。每以祭祀爲孝敬。爲盡心。而不知爲僭分。爲得罪天主。因祭祀大禮。上天下地。惟天主當之。其外無一能當祭祀者。人子妄行此禮。加父母僭分之苦。名曰孝敬。實加害也。故兒女既奉聖教。遵天主誠命。守聖教規矩。不敢妄行祭祀之禮。及各樣異端。似乎忘親。而實爲救親。此所謂不救之救與。

論富貴人奉教之難

圃曰富貴人奉教者爲何少。

答曰富貴人奉教有三難。况世上貧賤者多。富貴者少。且中國奉教人不多。富貴者豈不愈少乎。其三難者何。傲一。樂一。俗務一。因傲不服求教。不能明理。難得奉教。所謂謙受益。滿招損是也。因樂無心求教。不能明理。難得奉教。所謂理欲不能並行者是也。因世務顧不得求教。不能明理。難得奉教。所謂爲富不仁是也。如小兒吃的飽穿的煖。手裏有耍的東西。與別的孩子頑。要將他父母忘了。若是饑餓了。吃了虧的時候。就想起他的父母來了。常言說。人到樂中。難想親人。又曰。窮人能返本。常見窮人困住了。仰面朝天。曰。天那。天那。未見享樂的人。叫天。那天那。這是富貴人不奉教的緣故。若論天下

奉教國都。自元首以至於人民。皆奉教者。亦多。又何別於富貴貧賤乎。我們該當論理。不可看人。合理者可行。不合理者可止。若不論理。要效人行。則桀、紂、幽、厲。皆富貴者。將亦效之乎。知非理者不當行。必不可看人。而當論理。不論理而看人。豈不大謬乎。

論善不善不在人多人少

問曰。奉教人少。外教人多。隨多就罷了。何必進教。做甚麼。

答曰。爲此說者。不知天下大勢。僅以中國而言也。天下奉教之國。殆亦甚多。敢云奉教人少乎。況天下之事。只論理之真假。不論人之多寡。所謂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是也。

論從義不從衆

圃曰。隨衆可也。何必逆衆。以取惡乎。孔子居魯。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孔子尙然隨俗。而况我輩乎。

罔曰。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今人得罪天主。是違反良心之事。比不得孔子獵較。是爲祭祀之大禮。而去魯之由。始於此。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今人隨俗。是同流合污。爲首者是鄉原。孔子曰。鄉原。德之賊也。似德非德。實爲害德之賊。豈可不分是非。而妄隨乎。又云。鄉人皆好之。未可也。鄉人皆惡之。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今人不察其善惡。而冒隨之可乎。

孔子亦望天主之教

問曰。孔子未進天主教。亦非乎。

答曰。天主教有三。一性教。二書教。三寵教。性教廢而書教起。書教廢而寵教興。孔子之時。正當書教之時。寵教興於漢時。孔子未見寵教。何得而奉之乎。所以云。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中庸云。待其人而後行。孔子有望聖之心。而不得見。我輩遇而反不認哀哉。

從義不宜畏難

問曰。不隨衆難行

答曰。天子競競業業。日理萬幾難也。百官公而妄私。國而忘家難也。士口不絕吟。手不停披難也。商披星戴月。櫛風沐雨難也。農胼手胝足。工朝夕勤勞難也。以此思之。有一不難乎。然

天子爲治其國而忘難。百官爲保其爵而忘難。士農工商爲得名利而忘難。奉教人爲得天堂永福。免地獄受苦。敢以不隨衆爲難乎。況世上爲君父者。遇其臣子難爲之事。多在愛莫能助之列。全能天主爲吾人大君大父。凡人爲天主而行難爲之事。天主能分其難。能助其難。今世忍暫且之小難。脫後世永而且大之難。二者何擇乎。智者擇輕捨重可也。論語曰。士見危致命。有殺身以成仁者。或爲國主。或爲父母。或爲恩人。或爲守節。往往爲義而死者不少。忠臣不怕死。怕死非忠臣。天主是吾人的大父母。大恩主。大君王。吾人爲天主致命。是理之當然。云何難行。若貪生怕死而不奉教。這就是不忠不孝。忘恩失義之人。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我輩只求

飽安可乎。

天主正道人人能走

圖曰。天主正道。恐怕行不到不如不行。

答曰。孔子云。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人皆可以爲堯舜。在自勉之耳。且有全能仁慈天主之神恩。聖佑時刻輔翼前進。有何恐懼不可虛畏也。

奉教爲成全自己。不看別人。

圖曰。奉教者盡君子乎。

答曰。有不明道理而隨教者。有意向不正。假奉教者。又有雖服聖教之理。而不守聖教規誡者。此於聖教無干。乃其個人之不善。定受天主永罰。更甚於不奉教者。君子不以人廢言。言

善當取其言。何因其人而廢其言乎。進天主教。當擇教中人的善表而從之。遇見不善之表而改之。吾人是天主的兒女。各當盡兒女的本分。何可看不善之表。比方有弟兄幾個。有不孝者。亦將看不孝之表而悖親乎。

論佛爲異端

問曰。佛教如何。

答曰。佛是小西洋天竺國人。姓釋迦。號牟尼。父淨梵。王母摩耶夫人。居東宮。娶妻耶輸陀羅。生子羅侯。羅普。羅經。云摩耶夫人。剖右脇而生釋迦。噫。生人有一定之正道。我中國自堯舜禹湯。以至孔孟。從未有剖脇而生之人。卽老聃剖脇。亦係道家增添的話。惟因產婦氣凝血滯。交骨不開。催生無法。雖有

剖脇而生者。此出於萬不得已。且係別人所剖。與兒無涉。倘
牟尼亦因產難而剖。是災也。非瑞也。若不因產難。據彼妄言。
爲顯入世之神奇。剖開母脇。則生而殺母。一不可信也。下地
即行數步。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自言。天。上。地。下。惟我獨尊。噫。
查佛生於周昭王甲寅四月初八日。不過邊方小國之世子。
唐時曾遣使王元策。擒其國君阿羅那。順而歸。可知其國最
小。去中華亦近。妄號獨尊。且生在天地之中。反常亂法。下地
能走能言。明知非妖即謊。但據詞定擬。狂悖難逃。二不可信
也。牟尼年甫十九。遠獵不歸。父死。國土爲五印度所奪。上棄
祖先臣庶。下絕少婦幼子。流蕩忘返。其大逆不道之罪。三不
可信也。無國可歸。逃入雪山。苟延性命。圖謀恢復。因演轉生

受報之說。以哄印度。妖言惑衆。欺世誣民。四不可信也。一言惟我獨尊。一言諸佛比肩。此是則彼非。不免兩舌。不可信也。後人不揣其本而齊其末。尊爲聖人。稱爲輔弼。亦不思之甚耳。

論中國佛之來歷

閻曰。佛教從何而起。

閻曰。由漢明帝之夢而起。漢明帝夜夢一人。從西而來。身背一張弓。上搭兩支箭。秦景。蔡諳。完夢作佛字。因孔子答太宰曰。西方人有聖者焉。遂使秦景。蔡諳。西方搬取聖人。按天主耶穌。未降生前。獨西方如德亞國於天主聖教。未失真傳。故有恭敬天主之聖人。聖教古經記載救世之主。至聖天主耶穌。

建立聖教者。亦降生其地。孔子言西方之人有聖者焉。是指此也。秦景蔡諳。行至小西洋天竺國。不能復西。遇見釋門。認爲聖教。悞取而歸。此是佛教之因。後又爲梁武帝溺於釋教。而重興。梁武帝奉釋教。而餓死臺城。叫佛佛不應。呼救無人。救臨終時。纔知佛教是邪。而悔之晚矣。武則天淫而崇佛教。至憲宗時。韓文公進諫。迎佛骨表。宋儒闢佛老。甚於楊墨。我輩不可迷可醒也。不可溺。可關也。

論佛愈多愈妄

圓曰。釋教言有無生佛。有先天佛。何如。

密曰。此皆妄言也。旣曰。有無生。先天。釋迦不得言。惟我獨尊。旣言。惟我獨尊。不得言。有無生。先天。此是則彼非。一口兩舌。非

妄言而何。

論佛妄言獨尊之罪。

問曰。釋迦就是先天佛顯示的。所以說惟我獨尊。

答曰。釋迦既是先天佛顯示的。則諸佛比肩。惟我獨尊句。將何著落。佛經有云。螞蟻。螻蛄。皆有佛性。又青州布衫十六斤。天王殿後乾屎橛。皆有佛性。請問佛有一乎。有多乎。若云有一。不得言恒河沙數佛若云有多。比肩而同於螞蟻。螻蛄。又同於布衫。同於乾屎。則佛無異於死物。臭物。卑賤極矣。何尊之有。而可敬乎。佛經又云。天地萬物。皆我妙明真性中物。試問天地萬物之理。必曰不知。既曰是佛的天地萬物。而佛家不知。豈有自己之物。而自己不知之乎。非妄言而何。可信乎。可

闢乎。

論教眞不眞。道理正不正。不在中國外國。

問曰。既生在中國。何必尊西洋教。

答曰。傳教者是西洋人。所傳之教。非西洋教。乃普天下欽崇天
主大父母之公教也。譬他家之人勸我孝敬父母。豈曰他家
之道而不聽乎。天主乃普世之公父。孝敬理之當然。何云西
洋乎。如此之言。猶列國不聽孔子之言。其理相似。不尊不行
可乎。

問曰。吾聞用夏變夷。未聞變於夷者也。

答曰。舜生於諸馮。選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
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汝遵舜文之道乎。今現尊於夷。

而反非之。不自相悖謬乎。孔子生於東魯。而何遵之。遵其先師也。既知先師可遵。而何言夷乎。汝當知變之一字。全在用正道而改邪爲正。今天主聖教全在使人改邪歸正。此正是用夏變夷之道。正是闢邪歸正之學。爲何反棄而不遵。棄正道而從邪說。豈智者乎。

論儒教道理不全

問曰。儒教不爲邪說。守之便是。何必又進天主教。作甚麼。

答曰。儒教之理缺而不全。比之聖教之理。十分僅有一二。試略言之。儒教言生而不言死。言暫世而不言永遠。言身而不言靈。言世上之君父。而不言天主。生君父之君父。言盡忠孝於世上君父。而不言盡忠孝於天上大君大父。言爲善而不言

爲善之究竟。似言本而實言末。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天主爲萬有真宗。必認識天主。然後能爲天主爲善。善有所歸。善有所賞。自能樂善不倦。若不認識天主。則善根已喪。雖講些仁義忠信。孝弟廉恥。不過以此爲美談。或以此而搆名。或以此而要祿。或以此而求壽。除妻財子祿壽外。別無所冀。可見所爲之善。非真善。所望之報。亦非真報也。易經云。元者善之長也。天主爲一元真宰。奉敬天主之人。纔能以守天主誠命爲入門。以內省自訟爲工夫。以脫罪入聖。救靈升天堂爲究竟。皆按天主聖規。聖事之跡。此規此跡。皆天主耶穌親立。爲人爲善成聖之規矩器皿。孔子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孟子云。規矩方圓之至。今查儒教不認識天主。不守天主誠

命。有聖事之跡。雖欲爲善。猶工欲善其事。而無器。匠欲爲方圓。而無規矩。必不能矣。故云。儒教之理。缺而不全。倘不暴棄。自甘。欲救靈成聖。免地獄升天堂。除進天主教恭敬天主。別無門路矣。

論聖人之真僞

圖曰。先輩聖人未進天主教。爲何也成了聖人。
圈曰。聖人有兩樣。有天主發明之聖人。是一定之聖人。有世人所尊之聖人。是未定之聖人。一定之聖人。又有三樣。一是性教之聖人。二是書教之聖人。三是寵教之聖人。性教者。守的是性善之理。書教者。守的是經書之理。寵教者。守的是天主聖規也。聖教爲何而三更。因人欲埋沒善性。世人皆陷邪途。

而於良心之理。彷彿無有也。此無盡之害。皆因上古無書而致也。因此改爲書教。天主命聖教聖人。將天主誠命真理。載之於書。而性教復明。後世人愈多。而人欲愈盛。雖有天主誠命真理。漸弛而不全守。世道日下。而又陷邪途。專恃書教而救不及。因此改爲寵教。寵教者。乃天主降生爲人。親所立之教也。先聖生於性書之時。理當遵守性書教。理禮節。今性書既廢。守其禮節。豈可乎。不惟無益。而尙有罪。請擇之可也。汝言未進天主教。也成了聖人。非天主發明之聖人。並不在書寵二教之中。亦不過世人推尊之聖人耳。

人有人的本分。不宜如禽獸糊鬧。

問曰。人在世糊鬧而已。死後憑他如何。

答曰。此話言之有差。大不合於正理。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在不糊鬧而已。若是糊鬧。於禽獸何擇焉。惜乎。我看世人。好似盲人騎瞎驢。夜半臨深池。莫知危險。不免永殃。可傷可傷。

道不同不相爲謀的正解

問曰。道不同不相爲謀。

答曰。不相爲謀者。是不相商度。協贊共事。恐無益而有損。非辯道之謂也。正道惟一。此是則彼非。闢邪崇正。歸於一可也。如汝言。則孔子不當周遊列國。化愚作賢。列國之道。不同於孔子。何孔子不憚煩而化及列國乎。孟子亦然。豈悖乎。蓋以道不可不辯耳。我豈好辯乎。予不得已也。且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甚矣道之不可不明也。彼不聞道者。其死果可乎。夫

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豈不相謀道乎。使天下皆明天主眞道。我不必辯也。

孔子於人神鬼處分不清

圖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圖曰。神鬼來歷詳載盛世芻蕘。茲不暇細述。孔子於神鬼二字。分別未清。故言神之爲德。焉能事鬼。雖言事鬼實言事神。也不然。孔子引詩則曰。神之格思。何不云鬼之格思乎。易設神道以教民。何不聞設鬼道以教民乎。讀者不以文害辭可也。且焉能事神一語。非謂人不當事神。亦非謂人不能事神也。蓋天主爲無形無像純神。命人事天主。頒賜十誠。令人遵守。前三誠。愛天主。萬有之上。後七誠。愛人如己。臣事君。子事

父列在天主十誠第四誠中。雖曰事人。實係事天主。分內事也。倘臣不忠其君。子不孝其父。雖曰得罪君父。實犯天主誠命。大得罪於天主也。故孔子即易事者。曉子路曰。倘汝未能事人。焉能事神。如聖教聖經所言。人若不愛所見之人。焉能愛不見之天主。因愛人是愛天主實據也。如曰。人不能事神。孔子云。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又云。道不遠人。豈虛語乎。人事天主。真是事神。事天主之道。並無難事。惟守天主誠命。盡人事之當然耳。

玉皇是死人。不是天主。

○曰玉皇是天主乎。

○曰非也。玉皇是正定府行唐縣上房村人。姓張名儀。本隨道。

教。宋徽宗崇道教。不修國政。不用忠良。聽術士林靈素之言。封張儀爲玉皇上帝。豈宋朝以先天上無君乎。經書所言主宰。在宋朝以前遠遠。豈張儀得爲主宰乎。何不思徽宗封張儀爲天上皇帝。爲何不久而北宋滅。玉皇何往而不救。豈不是忘恩失義乎。本小小之人而妄言爲天上皇帝。傲罪何逃乎。

論燒紙之妄

圃曰。奉教人爲何不燒紙。

答曰。人生在世。飢思食。寒思衣。而錢可以易衣食。死則肉軀已壞。靈魂不飢不寒。雖携黃金亦無用處。况紙錢乎。假令父母在堂。爲子者執楮以遺親。曰。此金銀也。其不孝孰大於是。及

其親既沒而獻之。則是忍於死親而敢欺之也。孔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燒紙之禮何禮乎。若謂三代以上之禮。則秦以前未嘗有紙。且中古文武周孔之時。未嘗用紙。自祀典作。惟用牲醴。所謂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故設其裳衣。薦其時食。從未有焚化冥錢。而如今人用金銀鏤鏹。紫紙爲錢。焚化爲敬者也。則上古無紙。以造金銀鏤鏹。堯舜孔子。未經焚紙。皆不孝耶。豈通論乎。今中邦至唐太宗開元二年。有一巧匠。姓蔡。名倫。善用爛竹做紙。同王瓊合夥營生。將紙發賣。初見紙者。俱以爲奇。買主甚多。次見水浸紙裂。無益。遂致買者漸少。生意日見衰敗矣。王瓊慮後無以度命。遂與蔡倫商通。設計以作假死。寢臥棺內。夜進飲食。直至一七日棺頭

留空。以便呼吸。蓋上置臭物。俾來看者一聞臭穢。不敢近前。令其妻兒闔家哀泣。王璵將所做楮紙。改成錢樣。朝夕焚化。待一七日滿。親朋聚集。乃見妻子哭泣之哀。又觀王璵焚其錢紙。嘆惜不已。向蔡倫柩前而泣曰。紙從爾做無人置用。今改爲錢焚化。以超度爾生。略表寸心。人雖見紙已化成灰。自爾視之爲真錢。一則盡吾合夥之意。一則酬爾做紙之工焉。王璵於賓朋聚集之時。焚化紙錢鏤錠。蔡倫於棺中大聲呼曰。請衆啟棺。使我出柩。切莫驚懼。今滿一七。吾復活矣。因紙錢實係陰曹所用。神鬼所悅。獄主命吾還陽。精造紙錢鏤錠。以裨冥司鬼魂之用耳。王璵聽畢。依計而行。親朋眼見蔡倫之復活。云紙錢之貴重。將假弄真。莫不信以爲實也。一人興。

衆人傳久假不歸。直至於今。王璵蔡倫欺世之罪莫大焉。

論演戲之謬

問曰。爲何貴教。禁看演戲。且不准奉教人攤出戲錢。

答曰。欲知演戲之謬。先講明戲字之義。戲者嬉也。嬉無益也。爲此嚴禁看戲。且不出資費。其故有二。一因演戲。並非敬神之禮。實係慢神之具。因敬神者。必須清潔其身。洗濯其心。而戲子優人。皆係下流齷齪之徒。所演之戲。又率多淫蕩邪穢之事。正人君子。且遠避而不肯覩者。况在神乎。由此可知各廟之神。實非正神。若係正神。必不容此輩覲面輕侮。褻瀆如是也。故文廟從不演戲。因孔子深惡而痛絕之也。二因演戲一事。大傷風化。試觀各廟演戲之日。所在戲場之人。何等何類。

男女湊雜匪類聚集。女則油頭粉面。悅人觀瞻。不以爲恥。男則盡情游戲。任意滋鬧。不知底止。且加以淫戲。悅目當場。出頭露像。描畫百般。邪情邪景。淫蕩人心。如此傷風敗俗。誘人子弟。爲匪作歹。莫此爲甚。聖教不欲助紂爲惡。所以嚴禁此事。不惟不准看戲。且不准出錢幫助。

問曰。世俗所通行之事。如看風水。擇日。選期。算命。相面。占卦。求籤等。奉教人一概棄之不用。爲何緣故。

答曰。邪正不容並行。楊墨之道不息。孔孟之道不著。黑能混白。白不可雜黑。若沾些微之黑。就不爲白矣。凡這有根源。卽爲正道。凡理無根據。必是荒唐。今將所說的幾條。一一辯明。自然黑白分明矣。

論風水之妄

欲知風水之妄先宜明風水爲何物風水者氣之運乎外鼓動萬物以萌長故言四方之風也水者行乃地濕之氣以滋養萬物有以浸潤乾燥故有江河湖海澗井泉之水也二者皆天主造以存養衆人者也你等或造房屋或修墳地先必請地理先生來看風水定方向然後纔敢起工若不知此就怕家裡有災害或怕後代不興旺這是你等通行之事聽地理先生胡言亂語妄信吉凶禍福以子孫興敗由於屋宇之方向祖墳之龍穴並不推情察理果否如此嘗聞古人云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未聞說在地書經只說天命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未曾說地命不常風水作祥

作殃。况且若風水果有報應。堪輿先生何不擇其龍穴葬。祖宗使己得福富貴終身榮。及子孫豈不美哉。爲何有智爲人謀。無智爲己謀。耶。明係假事。不過哄人錢財耳。故俗語云。風水先生慣說空。指南指北指西東。世間果有王侯地。何不先謀葬。乃翁再者。查堪輿之術。起於晉朝郭璞也。而郭璞被牆倒而壓死。嗟乎。能爲他人謀利。不能爲己避凶。何哉。又有楊筠松。作撼龍經。曾文迪作青囊序。此二人皆未昌大。其後豈作爲人而不爲己耶。又考之夏商周三代時。未嘗有此堪輿之術。當時亦有富貴卿相。貧賤壽夭。今時之人亦不遇如此。若風水果有福地葬之。必富子孫昌旺富貴如意。爲何無此效驗。貧賤者仍復不少。夭亡者實繁有徒。豈修房立墳。

未曾看風水耶。可見風水之謬。不必智者而後知。即稍有明悟者。亦知其誕妄不經矣。

論擇日之妄

要知擇日之妄。只看武王以甲子日興紂。王以甲子日亡。二王同日交戰。有勝有敗。兵事如此。他亦然。譬如同日入場。同日婚娶。查其效驗。多有不同。又一時之間。普世之人。生者無數。死者無數。時候雖同。愛喜各別。由此可知。日子時辰並無吉凶之分。惟人行善。可稱爲吉。若人行惡。即可謂凶。故曰。禍福無不自求者也。於日子何干乎。

論算命之妄

查綱鑑史書。有軒轅黃帝命大撓。用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

酉戌亥十二字爲十二支。又用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個字爲天干。合成六十花甲。以分歲時。以記年月。並無別意。後至戰國之時。有鬼谷子加添金木水火土五字。妄談相生相尅。推測人道。天理以哄愚民。豈不想一時之間。生育無數。焉能貧賤壽夭相同乎。帝王卿相之時。亦有多人同生。豈能俱爲帝王卿相乎。又見雙胎之兒。同時而生。然亦貧富壽夭不齊者。何哉。算命先生。全把八字作題目。推來反去。就妄議人之終身。然嘗見多有八字相同。而貧富不同者。古書居易以侯命。未說居易以算命。又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未聞在八字。當知生死富貴禍福之權。全在天主掌握之中。焉能由人推測。且算命者多係瞎子。有眼之人。今日尙不知明日之

事無眼之人倒能知終身之事麼再者人行路必不求瞎子引導若求瞎子引路人必笑其昏愚問禍福吉凶於算命之人與問道於盲者有何異哉。

論相面之妄

凡人之毛髮五官四體百肢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大抵相同所有分別者不過高矮胖瘦黑白之不等耳。人有先瘦而後胖者有先胖而後瘦者亦有貌美之人因得疾病瘡痕而變爲貌醜者蓋飲食起居水土勞逸能變人之像貌窮苦者菜羹充饑日夜暴露富貴者珍饈美味常居重屋自然氣象不同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只可驗一時之貧富焉能知終身之貴賤與有子無子乎嘗見先貧而後富者先富而後貧者豈

像貌先後有不同乎。又有像貌相似。而品行不同者。如舜重瞳。而項羽目亦重瞳。爲何仁暴迥異。楊虎貌似孔子。爲何奸賢各別。論人聰敏愚蠢。性情剛柔。觀其外貌。查其舉止。行爲言語動靜。亦可識得幾分。如行醫者。看病人之外形。亦可知其病之輕重。但術士觀人長短寬窄。眉毛髮降之高低。就妄斷其終身吉凶禍福。是以人而妄測造化。僭天主之權衡。何罪如之。智者豈爲之乎。

論占卦求籤測字之妄

占卦求籤測字。與拈鬮擲骰無異。應者少。不應者多。嘗見占喜而得凶。卜凶而得吉。何哉。偶然而應者。就說卦籤有靈。不應者。就置而不問。何不想占卦百次。雖有幾次有應。比如一

人未曾習武。若張弓射箭。從早至晚。必有幾次中鵠。非其武藝精熟。不過撞着而已。術士嘗說周公卜世三十。卜年七百。用此一言。以証卜卦有靈。何不覩書經召誥借夏商二代。以戒成王曰。惟此歷年。我不敢知。是同朝之召公。尚不以周公之卜爲據。又屈原問卜於詹尹。詹尹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不能知此事。從此看來。可知古人早已識占卜之無用矣。又屢見貿易之人。以測字定損益。多有測吉而折本者。若測字皆靈。就該天下貿易之人。只有增利。無有折本。爲何增利者少。虧本者多呢。且測字之術士。大概都係貧人。爲何能爲他人謀利。而不能爲己謀利耶。有時我

等同術士反覆辨論此事。彼至理屈辭窮之時。則曰。吾亦知此是欺世騙人之法。然家貧無度。不過藉此爲養身計耳。從此而論。凡信占卦。求籤測字術者。不獨枉費銀錢。亦且受欺哄之誚也。

論神祇菩薩

閻曰。天主教理當信服。但今人所敬神祇菩薩等皆是前朝帝王所封。內中豈無一二真神麼。汝等一概棄而不敬。何故。答曰。世俗所敬的鬼神。千奇百怪。名目最多。各方各神。難以言盡。總而論之。莫過於敬佛老。玉皇。觀音。梓潼。真武。天妃。城隍。龍君。蕭公。晏公。關羽。閻王。財神等古人。此乃通國所敬之神道。今吾逐次說明。真假自然顯露。當棄不當棄。君自測之。佛

家。玉皇、關羽，決不可敬。前已論明。今將老君等神畧論如左。

論老君老聃

考查綱鑑。老君生於周末春秋之時，職爲史官，後因年老，稱爲老子。昔孔子於周敬王之時，曾問禮於老聃，後有好事者，作老君傳，妄言他生於殷朝武丁之時，在母胎八十二年，破母右肋而出，髮鬢皆白。故號爲老子。後世稱他爲元始上帝。元始天尊，天寶仗人。至唐高宗時，復加號曰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惜哉！君被其誑，民被其欺，不查其根，不攻其妄，明知他生在天地之後，反稱爲造天地之主宰而敬之，惟有韓文公知其妄誕，斥其邪說，比他爲坐井觀天，正責老子見識窄小，道理不正，幾欲焚其書而廬其居，今人不察，依然信從。

甘背先賢之道。自投異端之罟。是誠何哉。

論觀音

考查鑑書。並無此人。亦無此名。不過好事之人。逞口雄談。弄假成真。貽害後人。按觀音。或謂其本姓信。父名信錫金。爲京都門官。乏子。只有一女。名喚信善。才貌出衆。自幼愛修花竹。通都皆知。後來伊父病故。毫無營生。即賣花竹以餬口。適有妙莊王之使者。見信善容顏出衆。稟知莊王。莊王本係好色之徒。意欲納信善爲妾。命僕暗送一書。信善悉知莊王之意。莊王此時七旬有餘。甚不愜志。欲想不從。又恐莊王逼迫。不得已。逃至白雀寺中。僧人法名新海。與信善年貌相對。於是通焉。晝在兩處夜歸一所。從此可知信善非真有保貞之志。

乃嫌莊王太老之故耳。嗣後莊王求信善不獲，乃令訪查有白雀寺之踪跡。新海畏懼，約信善逃走，直奔南昌府。臨行囑其徒曰：若有急事，先寄一音，及莊王至白雀寺，察明信善新海逃走之情，率兵追趕，僧火速送信，在沂州府郟城縣，乃見厥師。備言莊王趕狀，且言甚急。新海一聞驚駭無措。信善曰：不妨。我有一計，可保無虞。新海曰：有何妙計。信善曰：先將金銀散給船戶，買弄衆心。你我乘一小船，順岸而行，將我的鞋隻，扎在竿頭，伸出船外，輕輕印腳跡於岸上，有入水之跡，無出水之蹤，再教船戶應答莊王之語，若依此計，自可高枕而臥矣。新海依計行畢，及莊王趕到，訪問船戶，船戶曰：我等果見男女二僧，恐其來路不明，未敢擅載。伊等曰：我二人是善人。

不是奸邪。何故不載。我們共議妥當。只載男僧。將女子丟在岸上。女子無奈順岸而行。走有數里之地。遙見其入水。水中忽出一水獸。上有蓮花。托定女子悠悠上升。殊不知此乃信善所教之語也。豈其然乎。莊王一聽此言。又察其行跡。果然如是。遂謂船夫曰。爾當女子是誰。是吾之甥女也。素有成神之志。吾未之信。自昨日夢中有人告曰。汝甥女在沂州鄒城海口。成神果真矣。吾猶未信。遂來訪察。果如其言。真乃救苦救難。觀音菩薩也。卽與此地船戶金銀。令其蓋廟焚香。保佑天下不失。船戶爲圖金銀。不敢洩漏。無怪乎後世有稱媚妓爲觀音菩薩者。或謂係莊王之三女。妙善。進白雀寺燒香。晝夜不妄稱。出莊王大怒。命縱火連五百僧衆。同燒死者。爲神道。不論士農工商。莫不恭敬菩薩。寧不自愧乎。吾今說

明觀音菩薩之來歷。後世有信菩薩者。應該愧煞。

論梓潼

梓潼姓陳名子春。乃宋朝一狀元。於元朝仁宗三年。封爲文昌帝君。表其才學最高。不意後來讀書之人。妄稱他爲神。能主科名。立嗣奉祀。望其保佑。能入學中舉。甚矣人之好怪也。宋朝以前。未有文昌。爲何亦有功名科甲。是誰人掌管。再者。考試之典。原是國家明經取士。爲國求賢。只看才之大小。不在敬文昌不敬文昌。比方不攻書。亦不習武。獨敬文昌。能得功名乎。況外教讀書者。莫不恭敬文昌。能人人俱得功名乎。今世之敬文昌者。可以悟矣。

論真武

真武乃湖廣湘陽縣人。姓劉名儀。乳名長生。自幼隱於五當山太和菴。一日早辰出外。適山中大霧。難分險阻。失足踏空。墜於深崖。散髮破腹而死。其門弟誑言師傳升天。誘騙愚民。一傳十。十傳百。至後明朝永樂。封鎮天真武大將軍。望其保佑天下。萬代不失。然崇禎乃永樂之後。遭李闖之難。縊死煤山。真武不知救護。哀哉。總之。凡不認天地萬物真主之人。容易受人哄騙。終身難悟。良可惜也。

論天妃或天后

天妃乃福建興化府蒲田縣林氏之女。家道貧寒。父兄漁業。女年十七八。在家紡織。一日暴風大作。女夢寐癡狂。其母在傍喊醒。女曰。我在海中救我兄弟。口啣兄手持弟。因你喊我。

開口答應。故失兄而亡。於是好事者。訛傳此女得道。有救暴風水災之能。迨至宋朝之時。封爲靈應夫人。又明朝永樂。封號天妃。故福建出門貿易之人。或建會館。或修廟宇。皆供天妃之像。望其保佑水道平安。然年年覆舟失命者。不知凡幾。爲何天妃不救。非妄誕而何。

論城隍

城隍二字。解說城外之濠溝也。俗云護城河。又有水曰溝。無水曰隍。非人名也。晉朝司馬炎。恐官僚事君不忠。治民不仁。遂將漢高祖之忠臣。名灌嬰者。畫像於牌上。立於譚德廳。使百官見之。而法其忠行。不意後人妄稱他爲守城之神。改爲城隍。爲此各州府縣。皆建有城隍廟。官府每月初一十五日。

進香拜之。望其保佑國泰民安。噫。何不想他在世。不能免死。既死焉能保人。我中國人。實係如醉如夢。不明生死。不究本末。只有一人傳說。衆人隨之。良可憫也。

論蕭公

蕭公乃宋朝臨江府太洋洲人。號伯軒。後稱爲蕭公。老官。駕船爲生。往來江湖。未遭危險。生意順遂。家道富厚。終身無子。撫外甥袁姓爲嗣。至十二歲而亡。後家族與袁氏爭奪家業。中人議斷。兩不能得。將屋改爲蕭公祠。將產業改爲蕭公祭祀之費。這樣安排。不過爲免兩家之爭。不意後人。妄稱蕭公爲神道。能救風浪之險。故今江河行船貿易者。皆敬蕭公。何不思日日敬蕭公者多。年年覆船失命者亦不少。况宋朝以

前。未有蕭公。當時駕船之人。不知求何神保護。如是無稽之談。何足掛齒。

論晏公

晏公亦是江西臨江府人。名戍子。乃宋朝一進士。奉差出海。往來未遭危險。因此有功。封爲侯爵。至仁宗時。削職爲民。在途染病而終。後人思其在世。爲人忠厚。又走海無險。妄稱其爲神。能保水道之難。何不想今世行船。凡遇險灘急流。皆請本地識水之人。把舵引頭。何嘗倚靠晏公之神能。今敬晏公者。不亦多事乎。再者。按晏公或稱元時。晏戍仔。或稱宋時。晏敦復。敦是孰非。姑置不論。

論許真君

真君。姓許。名遜。號敬之。係江西南昌府人。離城三十餘里。地名生米。後漢三國時人。爲人忠厚。授旌陽縣令。治民仁愛。本習老君之教。施藥煉丹。死後葬於許家莊。後遇江西大遭水患。衝倒民房。有好事者。乘機胡言。妄謂孽龍作害。若非許遜神力。擒着孽龍。江西盡變爲湖矣。蓋許遜之家。門前原有一深潭。注水不乾。旁有一株鐵色樹。好事者。妄言此樹此潭。爲禁鎖孽龍之處。又妄傳孽龍原是一秀才。在江邊洗澡。拾一寶珠。啣在口中。悞吞下喉。立時渾身生鱗甲。變成孽龍。又說孽龍同許遜賭賽。曰。吾今夜不到。鷄鳴要開一百條河道。果然開至九十九條。許遜假鷄鳴。因此孽龍。未開足一百道。又說許遜一家大小。男婦老幼。鷄犬貓鼠。並房屋一齊。白日升天。

惜哉。傳此事者。實是魔鬼之徒。信此無根之言者。真是無知之輩。况歷代綱鑑。國家大小事。俱著清楚。若許遜全家白日升天。孽龍一夜開九十九道河。俱非小事。爲何不載於鑑史。蓋因宋徽宗。寵信道教。隨自己偏僻之情。妄封許遜爲神功妙濟真君。又賜一匾額曰。王隆萬壽。故今稱其廟曰。萬壽宮。江西貿易之人。各處建立會館。供奉許遜。稱其爲江西福神。又每年八月。男女成羣。俱來生米。朝謁許遜之像。望其保佑平安。何不想宋朝徽宗。封道教多人爲神。然彼喪國遭亂之時。竟無一神來救。許遜旣不能救其恩人。何能保救他人乎。今人之祀許遜者。可悟矣。

論財神

據封神傳，財神乃姜子牙所封，財神姓趙，名玄壇，字公明。秦時之人，考查綱鑑，子牙乃姜太公爲文王軍師，並無封神之事。且秦朝在子牙之後，相離八百餘年，何爲子牙所封乎？殊不知天主造天地神人以來，數千年矣，豈必待人封而後有神哉？難道周朝以前無神乎？又財神不只一個，有和合有進寶，耶君有招才童子，亦有恭敬亞祭仙官，聚寶財神者。總因貪心無厭，妄信邪說，全不想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又俗語云：黃金無種，獨生勤儉人家，何有於財神？信財神者，當自反矣。

論社稷

社稷者，俗言土地。其廟曰土地廟。論其來歷，乃黃帝之孫文王十代之祖，名棄，生有才幹，看地之高低乾濕，善種五穀，在

堯舜之時爲師農之官教民稼穡故名曰后稷萬民因此能得衣食無饑寒之患論其教民稼穡本有恩惠於後人然以之爲恩人則可以之爲神則不可好事者妄稱他爲社稷之神能掌管風雨燒香禮拜望其保佑風調雨順五穀豐登有是哉中國之迷也背棄生養萬物之真主而信無靈無驗之死人何不想后稷乃天主所造其稼穡之能亦是從天主所賦孔子云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也未曾說過祀社稷今祀社稷者孔子之叛徒也。

論閻王

天主造天堂以賞善人之功造地獄以罰惡人之罪罪有大小罰有輕重總在天主掌管世人安能奪其權今佛氏老氏

所講地獄有十八重。閻王有十位。姓曹麻子薛昌蕭包。惹韓等。每位管一重。另有八重。又不知有誰人掌管。如是妄言。君子信之乎。伊等既有姓氏。必生在天地之後。在世或善或惡。死後皆受天主之賞罰。若在天堂。也不能下來管地獄。若在地獄。他等自身皆是受罰之人。焉能管世上人之生死乎。比方包公。乃宋仁宗時。曾作河南開封府。爲官正直。不畏權勢。曾曰。罰奸雄。正王法。當用鐵石心腸。犯法者。雖是皇親國戚。容寬恕。必照律辦理。當時之人。稱爲鐵面包公。閻羅老包。故不包公死後。好事者。稱他爲地獄閻王。何不思宋朝之先。無有包公。是誰掌管地獄。掌管世人之生死乎。況包公在世。亦有生死。請問是誰掌管他生死呢。孔子只言。死生有命。富貴

在天。並未說在閻王。今信閻王者。當熟思之。

論家堂之謬

考家堂之由來。因漢武帝時。有人名霍光者。身列行伍。職守封疆。因其屢靖賊氛。有功於王家。故累遣至大司馬。大將軍。高位天下之人。莫不仰而望之。迨其死後。漢宣帝深爲感悼。乃命其子。立廟祀之。併招僧道等人。留守其廟。以司祝事。不料其子霍禹。與其妻顯等。驕縱叛逆。至招滅族之禍。於是守廟之人。無所倚靠。竊以霍光之像。畫於版上。沿送至傍海居民。而欺之曰。霍光實有功於此地。爾等蒙受其恩。斷不可忘。且其生時。威武素昭。今爾等若懸其像於家中。可免小兒瘟疫等症。時人迷惑其說。遂以酒食祀之。從此家堂之謬說。傳

至於今，良可悲也。

論竈君之妄

竈君之說，不經之至。考事物原會，稱竈神係黃帝。淮南子稱係炎帝，又稱係吳回。五經異義稱係蘇吉利，莊子稱係牀如美女，名髻者。諸臬記稱係狀如美女名隗者。又稱名張子郭者。敬竈全書稱係獨處崑崙山之老母。又稱有東方青帝竈君，南方赤帝竈君，西方白帝竈君，北方黑帝竈君，中央黃帝竈君，曾竈，祖竈，竈公，竈母，神君，竈夫，竈婦，竈子，竈孫，神君，竈家姊妹，媳婦，眷屬，神君。據此所稱竈君，實繁有徒。且有男有女，不一其人。今俗供之竈君，俱係一方面長鬚之繪像，究不知所供者爲誰。其爲黃帝乎？抑爲張子郭乎？試以問之于敬

竈君者。彼亦茫然不知也。且俗稱竈君。八月三日誕辰。豈彼衆竈君俱係生於同日哉。又俗稱竈君主人禍福。然無論彼竈君爲誰。總不外乎已故之人。夫已故之人。決無主人禍福之權。敬之何益。更可笑者。今俗每于歲底。將竈君焚化。名曰送竈。因怕其呈訴。祭以糠果。計結其舌。使不得開口傳話。試問竈君神乎。人乎。抑頑然繪像乎。無論神與人。必不能糊其口。若能糊之。愚頑已極。何懼之有。若係繪像。一紙本不能言。何須糊之。殊不可解。敬竈君者。尙執迷不悟耶。

論張天師

圖曰。張天師之符法。能闢邪魔。你奉教人不用何故。
密曰。若說明天師之來歷。汝必不信矣。考查鑑史。天師之祖。乃

張道陵，拔張良爲八世之祖，習老君之教，煉丹、書符、建醮、禱神、驅魔、捉鬼。當時少人信服。至唐明皇時，有張虛靖，以妖術獻上。自言有得長壽之法，明皇被其迷惑，封爲天師。然明皇亦不過七八十歲而死。何曾有長壽乎？又至宋朝時，有張乾耀，巧言媚上，徽宗賜其世襲，代代稱爲天師。歷代大統之君，皆尊之爲師，未聞有福利之報，反得古怪之禍。天師自誇有靈，然徽宗喪國之日，天師爲何不以符法而救之？天師驅魔鬼之事，只聞其名，未見其實。若或有之，亦不過借大魔之力，而驅小魔耳。當知邪魔之中，有發命者，有受命者，千方百計，無非害人。故往往借天師之邪法，以顯驅魔之效驗，使人信服天師，背棄天主，以受永罰。哀哉！蓋眞能驅魔者，必是倚天

主之能。不倚天主之能。人斷無驅魔的能力。天師既不信天主。焉能驅魔鬼乎。惑世誣民。殊爲可恨。

論神仙

圃曰。世傳有長生不老之神仙。不知真否。

○曰。未之有也。開闢以來。人有生卽有死。斯一定之理也。惟有貪生怕死之徒。妄求長生不老之神方。然求方者有人。而不死者。則未之見也。雖道家常習邪術。坐工運氣。採藥煉丹之法。然亦終不免於死。細查鑑史。秦始皇。漢武帝。千方百計。求長生不老之術。了無效驗。惜哉。好事者捏造仙家傳。以富貴貧賤。老幼男女。八個字。裝作八人之名。謂之八仙。哄騙世間愚夫愚婦。又有說是漢鍾離呂洞賓。張果老。曹國舅。藍采和。

鐵李拐。韓湘子。何仙姑等八人。共爲八仙。然查書籍所載。此八人行實。生於漢唐等朝。既有生死。何得謂之神仙耶。大抵人之本性。愛生惡死。容易信此訛傳。良可嘆也。

論長齋或密密教

圖曰。今有無數之人。其終身不食葷腥。併禽獸之肉。爲圖來生之報。你奉教人亦守齋期。不知意思同否。

密曰。我等奉教人守齋之意。與吃長齋者之意。大不相同。我等守齋原爲克苦肉身。清心寡慾。好正心誠意。奉事天主。如孟子曰。雖有惡人。齋戒沐浴。亦可以事上帝。此乃守齋之正意。今日吃長齋者。乃是好事者。另立一門。稱爲密密教。後改作無爲教。又改爲大乘教。念佛經。戒殺生。講輪迴。望來生富貴。

功名。凡教中有善題詩句者。就算得道。准傳教授。徒查其來歷。乃廣東樂昌縣宏忍大師起首。後有涿州范陽盧慧寧。親到樂昌。拜宏忍爲師。一日宏忍令衆題詩。一徒曰。身是菩提樹。心是明鏡臺。時時勤打掃。莫待惹塵埃。盧慧寧亦籍口占成畧改數字。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待惹塵埃。於是宏忍謂慧寧得道矣。令其各方傳教。私授衣鉢。爲憑據。令其潛往別處。恐他徒知之。必有爭奪。傳教者稱之曰。老官。凡要進教者。必先獻禮物。以爲入門拜師之贄。有幾句密語。父不得傳子。夫不得傳妻。必須老官親口傳之。曰。一身心向念彌陀。不要流落下界多。專心念佛歸家路。翻身跳出生死窩。凡在教者。皆知此語。又職分十二部。禮物多者居

高職禮物少者居卑職。若子獻禮更多則居父上。若妻獻禮更多則在夫前。如此奸貪罪不容誅。查其意思。不過兩條。第一不敢殺牲。就是怕今生吃肉四兩。來生要還半斤。第二常念佛經。望死後往西方樂土。又爲來生富貴功名。老官用此避害圖利之妄誕。不獨哄騙愚夫愚婦。且多有讀書之人。亦入其羅網矣。哀哉哀哉。

論齋禁肉食。不禁鷄鴨蛋及水族等物。

問曰。奉教之人守齋。獨不食禽獸之肉。而不禁食水族。豬膏。鷄蛋等物。此是何故。

答曰。守齋原爲克己。清心寡慾。因禽獸肉味濃厚。能助人氣血壯旺。故人之肉身壯。私慾必重。若要克制私慾者。必當戒禽

獸肉。然克己亦不可太過。若克己太過。必定身力衰弱。致生疾病。惟按各人之力量。得其中而已。水族之味淡薄。雖能養人。然助人氣血有限。故不禁之。再者。聖教教會有寬免的權柄。論正經齋規。本禁食豬膏鷄蛋等物。然聖教會。如慈母之愛子。故又有寬免之恩。或教中人有軟弱者。有疾病者。等等不一。若克苦太嚴。必定難守。總以中和爲貴。使人容易遵行。豈不盡善盡美乎。

論聖教何故不許娶妾

○曰。天主十誡第四端。令人孝敬父母。乃理之當然。惟第六端。禁人娶妾。無乃太過乎。若無子者。不許娶妾。將不絕其後乎。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所以無子者。不娶妾生子。難逃

不孝之罪。

答曰。一夫一婦。天主之定命。只看天主造人之初。獨造一男一女。配爲夫婦。傳生人類。未造一男二女。一女二男。所以一夫一妻。爲天主之定命。即爲人倫之至理。若論孝道。男女均平。若妻無子。夫能另娶妾以生子。可全孝道。若夫無子。妻亦可另謀別夫生子。以全孝道乎。蓋一女不得配二男。一男亦不得配二女。此天理人倫之至也。況有子無子。皆係天主之命。於孝不孝。有何干涉。若不孝有三。無後爲大。乃孟氏之言。不過是爲舜掩飾不告而娶之意。豈真以無後爲不孝哉。孟子不云乎。世俗所謂不孝者有五。惰其四肢。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

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縱耳目之欲。以爲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鬪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並未言及無後爲不孝。考之古時。有伯夷叔齊者。二人皆無後。孔子稱之爲聖賢。何也。且人之行爲。有正有偏。妻爲正配。妾爲偏房。娶妾生子。以全孝道。如偷他人之財物。以供養父母。雖得孝名。而實犯偷盜之罪矣。且富豪之家。妻妾滿庭。終身未得子者多矣。而貧窮之人。一夫一妻。子孫反多。抑又何也。又且娶妾之家。夫妻必反目。妻妾必多妒心。或妾生子女。竟被妻毒害者有之。或妻不能容妾。殺妾者有之。或妾得寵。毒死妻者有之。或妻妾俱有子女。各自護愛。致使子女終身讐恨者有之。一家不睦。上下不和。真是干戈起於床幃。而恩愛變爲讐敵。良可慨也。

好淫之人，不顧家庭之害。只圖肉身目前之歡樂，往往借無後不孝之言，以飾其好色之心。以至釀成不可言之醜惡。孝子當如是乎？卽以世情論之。一婦有二夫，必稱爲娼婦。一夫有二婦，果稱何夫乎？娶妾者，可以鑒矣。

論外教人雖行善，不能得天堂真福。

圖曰：外教中，亦有許多善人，雖不敬天主，然亦行多好事。如濟貧救患，修橋補路，守節終身，亦可謂善。諒此等人死後，天主亦賞之天堂也。

釋曰：要得國家之賞，必當盡忠。要得父母之愛，必當盡孝。若不忠不孝，不可望賞。反當受罰。比如一子萬事皆好，獨不認其父母，可得父母之愛乎？所以凡不敬天主者，雖行許多善事。

不能得天堂之報也。因其不是愛天主而作。只是爲自己之名利而爲。既爲名已得名。既爲利已得利。焉能望天堂之報乎。

論奉教不可遲緩

曰。自起初辯。至於此。確知天主聖教。正大光明。無疵可尋。能使愚者明。寐者醒。篤信而行之者。生爲聖賢。死得永福。然今時不便奉教。且待來年可乎。

答曰。此乃戴盈之意見也。棄邪歸正。改過遷善。今日聞之。則今日改之。亦已晚矣。又何待來年。比如孝敬父母。亦必須等到來年乎。嘗見世人。日遲一日。年緩一年。待至罪惡愈深。而愈難改。猝然死期。既到來年之望。終不可得。要知吾人之大事。

全在死後。或苦或樂。都是永遠。死時一定。永不能改。又吾人皆不免死。然不知死於何時。何地。何樣。雖時時預防。猶恐不及。還敢放心待至來年乎。再者。吾人之生命。最脆最薄。易損易壞。如單絲之線。繫千鈞之重。上懸無極之高。下臨不測之深。又有風雨寒暑時時侵害。呼吸之間。絲線一斷。必墜於深淵。永不復出矣。又何有於來年。英年生子以防老。夏時種穀以防冬。尙不可延遲懈怠。況死之來。或在今夜。或在明晨。一刻之間。普世之人。死者不知其凡幾。誰能再等來年。吁。人宜急速回頭。慎勿抱無涯之悔恨也。再者。先生既知天主聖教。正大光明。無疵可尋。篤信而行之者。生爲聖賢。死得永福。當急早進教。何待來年乎。

論天主教非西洋教

問曰。吾聞貴教真理。甚願進教。但恐人說吾進了西洋教。何以答之。

答曰。此語易解。蓋爲此說者。是不知天主教之原委也。當知天主教。既非西洋之教。亦非東洋之教。實是普天下萬國萬民之公教。且非創之於今。自開闢以來。卽有之。所謂開天古教是也。

問曰。既非西洋教。爲何西洋人傳之。

答曰。當知傳教一節。並非創之西國。實係自我亞細亞洲如德亞國起首。傳於萬國。中國聖教。雖傳自西人。然所傳之教。實係天主所立之教。且西人不獨傳教於中國。卽他國亦傳之。

也。又非只西洋人能傳之他邦。卽我中國人亦能傳之他邦也。總之。聲教訖於四海而後已。其所以殷殷傳之者。無非使人欽崇天主。遵守十誡。在世報其生養保存之大恩。身後得享永遠常生之真福。此乃傳教之本旨。並無他意也。



24

604004

(2)

